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上

進士 晉江 陳琛 著

孟子見梁惠王

全章

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於是孟子自鄒至梁見梁惠王所以答其禮而冀其道之可行也王問曰豈不遠千里而來夫豈徒哉亦將有以利吾國乎王所謂利蓋指富國強兵之類當時爲國者之所專尚也而未知利之不可以爲國別有一道光明正大高出乎利之上而下視卑污之習者故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蓋仁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舍仁義而

言利則何以正人心何以端風化何以使萬物各得其
所故君子言理不言欲言公不言私言經國之大猷不
言一時之小就無已則唯有仁義可言外此別無可言
者也且利欲之非正固不可求况求利又自有其害乎
彼人君者臣民之表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今王
有國者曰何以利吾國凡取乎下而可以爲國之利者
皆在所爲焉吾見利聲一唱人皆效尤大夫有家者曰
何以利吾家凡取乎上剥乎下而可以爲家之利者有
不爲乎士庶人有身者亦將曰何以利吾身凡取乎上
而可以爲身之利者有不爲乎上下交征利如此君之

國危矣國何以危耶彼天子君萬乘之國或弑其君者
必千乘之家諸侯君千乘之國或弑其君者必百乘之
家夫天子萬乘而天子之公卿則得千乘焉諸侯千乘
而諸侯之大夫則得百乘焉臣之於君十分取一不爲
不多矣亦可謂足矣知其義之所當得而安之可也苟
爲後義而先利吾恐利心橫流而無節見利可欲則必
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然何非在上
有求利之君則在下又安有弑奪之臣臣之先利皆由
君之求利有以啓之也求利之害何如哉仁義之至正
固在所行况行仁義又自有其利乎是故仁孝一道也

忠義一物也不仁則不孝人而仁焉則滿腔皆惻隱之心凡所當愛者皆視爲一體而愛之矣於親有不愛乎仁者必愛其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不義則不忠人而義焉則臨事有剛果之氣凡所當急者皆奮不顧身而爲之矣於君有不急乎義者必急其君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誠使上有躬行仁義之君則下有感化仁義之人人既感化於仁義心必愛戴乎君親然則爲君者尚亦有利哉仁義之利既如此求利之害又如彼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東陽許氏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

無君子之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已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 **全章**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意以玩物有訓禽荒有歌自古賢君未聞有以此爲樂者蓋慚其所樂之不正也孟子不縱其欲而亦不拂其欲惟因其所樂而引之以當道故對之曰王勿謂賢者不樂乎此必賢者而後能樂乎此不賢者雖有此亦不能樂也何以見賢者而後樂此詩云文王經始乎

靈臺方其經營之際則庶民來攻之不終日而成之雖其經始之時王恐煩民戒令勿急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令勿急而自急所以不日而成臺也臺下有囿也王在靈囿則見夫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鶴鶴囿中之物無不得其所焉囿中有沼也王在靈沼則見夫於物魚躍而沼中之物亦無不得其所焉詩人之言如此夫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宜乎民以爲厲已而有所不樂也而庶民子來不日成之而歡樂之焉旣加臺沼以美名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爲者而又樂其臺之下伏而濯者有麋鹿焉

樂其沼之中物而躍者有魚鱉焉民樂文王之樂如此文王果何以得此於民哉蓋由文王平日視民如傷愛民如子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與民偕樂焉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蓋君民一軀感應之機君有愛民之心民自有愛君之心君能樂民之樂民自然樂君之樂民旣樂君之樂而無怨尤之心則君得以享其樂也尚何疑哉故曰賢者而後樂此也又何以見其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民怨夏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如此以此言觀之人君獨樂而不恤其民至於民怨之而欲與之偕亡則其亡也

可立而待也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故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楊氏曰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吾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池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吾王以身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

寡人之於國也

全章

梁惠王曰寡人之治其國也憂勤無已撫字有方可謂盡心焉耳夫何以見之河內凶則移河內之民於河東以就食又移河東之粟於河內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河東凶則亦移民移粟恤河東之民如恤河內之民也寡人之於國也如此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則鄰國之民宜少不加少寡人之民宜多而不加多其故何也無乃凶歲爲殃民生日減人力竟無如之何耶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兩軍俱進兵刃旣接勝敗以分敗者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之近笑彼百步之遠則可乎王曰不可戰以克敵爲功兵以敢死爲勇彼五十步

者但未至於百步耳然其勇不足以當鋒功不足以取
勝奪氣失色與百步者何異百步固走也五十步亦走
也烏可以走之近而笑遠者爲無勇哉孟子曰戰貴於
能勝大敵治貴於能行王道遇敵而走不可以言勇王
道不行不可以言治今鄰國不恤其民百步之走也吾
王能行小惠五十步之走也五十步與百步雖有異要
之均一走也行小惠與不恤其民雖有異要之皆不能
行王道也今王旣知五十步者不可笑百步則無望民
之多於鄰國也王欲得民何不王道是事乎王道何如
彼其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爲構

節愛養之事以收民心於大事未定之時必也興作不
違乎農時則民得以耕耘收穫而五穀不可勝食也密
網不入乎汚地則物得以長養蕃滋而魚鱉不可勝食
也待草木零落之時弛斧斤樵採之禁則萌蘖者得以
暢茂暢茂者得以堅完而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
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則飲食宮室有所資而民之
養生無憾祭祀棺槨有所藉而民之喪死無憾養生喪
死無憾則民心得矣民心旣得則大本已固而綱紀法
度施行有地矣此王道之始也由此而盡法制品節之
詳由此而極裁成輔相之道凡所以養民與所以教民

四書法議 卷之三
者悉當無所不用其至焉必也一夫受五畝之宅墻下
樹養蚕之桑則繭絲所出而五十非帛不煖者可以衣
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孕字之時則犧牲自繁而七
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一夫所受凡有
興作勿奪其時則人皆有田而又得以盡力於農畝其
農畝之所入者足以仰事俯育而數口之家可以無饑
矣衣食既足禮義可興又必謹庠序之教教以人倫教
以詩書教以禮樂而孝悌爲百行之本又申之以孝悌
之義而致其反覆丁寧之意則人知愛親敬長而頌白
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夫七十之老衣帛食肉黎民之少

壯者不饑不寒加以人知孝弟禮義興行如此則天下
之大皆望風仰德而莫不尊親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此則王道之成也今王之爲政則與先王制度品節
之意異矣夫民無常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而不
知所以檢制之至於塗有餓殍特移民間之粟而不知
發倉廩以賑貸之人死而不加多則曰非我不用心之
罪也歲凶害之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殺之
也兵殺之也殊不知兵豈能殺人而殺人乃操兵者之
罪也歲凶豈能使民不加多而民不加多乃吾王失政
之罪也吾王誠能惕然以思愍然而起勿自足而歸罪

於歲惟自反而歸罪於已遠追先王之遺烈大播善政於國中斯天下之民至而可以王矣豈但加多於鄰國而已哉

寡人願安承教

全章

梁惠王因孟子之言而有所感復問曰行小惠不若行王政宜罪已而不宜罪歲凶夫子斯言所以教我者至矣然而國政多端善言必再寡人願安意以承教夫子幸盡言而無隱也孟子對之意若曰害去然後利興虐政除然后仁政舉矣而問王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王曰同一致人於死無以異也又問以刃與政有以異

乎王曰同一致人於死無以異也孟子曰知虐政之殺人無異於挺刃則吾王有不辭其責者矣蓋吾王厚歛於人以養禽獸庖有肥肉廄有肥馬而民則有饑色野有餓莩養禽獸而致民於死則何以異於率獸而食人耶挺刃之殺人殆不是過也夫獸自相食且人惡之况君者民之父母其所以養民者宜無所不用其至也今也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則民之讐也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昔仲尼有言曰始作俑者最不仁宜絕其後乎仲尼之深惡作俑者夫何故蓋爲作俑象人而用之以殉葬也夫象人以葬猶爲作惡如之何剥民

養物實使民饑而死乎與子民之良心除害民之苛政
今日之所以望於王者不過如此

承教還有求教之意不是承上文之教也

新安陳氏曰以率獸食人鍼其昏迷之錮習以爲民

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

晉國天下莫強焉

全章

梁惠王曰吾晉國在先人時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
南辱於楚此寡人貽耻於先人也願爲先人一洗其耻
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僅足於百里亦可以王乎天

下吾王勿患喪敗之后不足以自振也王如念君依於

國國依於民而施仁政于民省刑罰于以恤民命而不

傷薄稅歛于以厚民生而不困此仁政之大目也有此

仁政則民無傷毀拘禁之煩無供給應辦之擾得以深

於耕易於耨而盡力於農畝壯者又有暇日以修其孝

悌忠信入以孝悌忠信事其父兄出以孝悌忠信事其

長上夫民在平居之時既不失所又有常心則於有事

之時必能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可使制挺以撻秦楚

之堅甲利兵矣夫秦楚之堅甲利兵未易當也而可使

制挺以撻之者正以秦楚之君不能省刑薄歛又奪其

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餒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如此王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王夫誰與王敵旣不爲敵則甲雖堅無所用其堅兵雖利無所施其利而吾之挺足以撻之而有餘矣是以古語有曰仁者無敵知仁者之無敵則知百里之可王矣非無實事而徒爲是迂濶之談能行仁政則百里決可王矣王可勿疑

勿疑者勿疑百里可王之言也非勿疑仁者無敵之言也

孟子見梁襄王

全章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向見梁王觀其容貌詞氣而知其不足與有爲矣蓋遠而望之則不似人君近而就之則不見所畏又卒然急遽而問曰天下惡乎定蓋謂列國分爭天下當待何人而后定也吾對曰定于能一人之人蓋勢分無統則諸侯得以恣意逞怒相攻伐此天下所以不定也苟有人能一之則禮樂征伐自一人出無敢違命擅興以干憲典天下自此定矣王曰列國之君地醜德齊必何如人然後能一之對曰必也以愛人爲心以好生爲德而不嗜殺人之君斯得天下之民歸而一之也王曰地各有封守民各有統屬叛君者有罪

去國者有禁雖有不嗜殺人之君孰得舍彼趨此而歸
人也對曰天下無有不歸者今時使然也非今之時則
雖有不嗜殺人者天下未必歸之也王知夫苗乎七八
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
興之矣其苗之興如是孰能禦之而使之勿興耶今夫
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民生斯時思得仁者而
君之真如大旱之苗之望雨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
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夫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誠使
天下之民引領而望之則其心之向慕者切矣將見民
遂歸之其勢猶水之就下沛然而不可禦也山溪疆界
得而限之乎嚴刑峻法得而制之乎蓋樂莫樂於得生
畏莫畏於就死驅衆人於燔燔之中而焦灼之苟得脫
身之路寧有顧息而躊躇者哉故曰天下莫不與也

齊宣王問曰

全章

齊宣王問曰五霸迭興桓文爲盛民到于今稱之其當
時取威定伯之事亦可得聞乎殊不知霸者之所爲先
詐力而後仁義雖有功於天下實得罪於聖賢故孟子
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
未之聞也旣無所聞則無可言者必欲言之則有王天
下之道焉王曰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以王乎天下對

曰德足以保民而使之不傷斯足以致王而莫之能禦
王曰保民乃人君之大德非庸君之所能也若寡人者
豈亦可以保民乎哉對曰可王曰何由知吾可也對曰
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
之問曰牛何之牽牛者對曰將殺之以釁鍾王曰舍之
吾不忍此牛之觶釵若人無罪而就死地然牽牛者對
曰旣欲舍此牛則當廢釁鍾與釁鍾如不可廢則此牛
決不可舍也王曰釁鍾何可廢也吾以羊易之則鍾得
以釁而牛得以全矣胡斲之語聖者如此不知果有是
事否王曰有之對曰卽此不忍之心自足以保民而王

矣然百姓無識則皆以王爲愛其財而以羊易牛也若
果出於愛則利心也非可以保民惟臣固知王此心乃
不忍之心也故卽此心而許王之可以王也百姓烏足
以知此王曰夫子之言誠然也以羊易牛其迹似吝誠
有如百姓所譏者然齊國雖褊小吾亦何至愛一牛之
小利特不忍牛之觶釵若無罪之人就死地故以羊易
之也對曰王無怪乎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迹
有可疑彼惡知王之心爲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乎若
果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皆無罪何所擇而以
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

四書章句
能然但順其所難之意而笑曰吾不知此心果何心哉
我非愛其財則易牛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於
是孟子爲之解曰百姓雖以王爲愛而實則非愛也天
下之人豈因百姓之言而遂小吾王哉斯言初無傷也
吾王之所處正得爲仁之術也蓋遇難處之事有善處
之方謂之術全好生之德於事勢難全之中遂惻隱之
心於輻輳難遂之際謂之仁術以羊易牛而得爲仁術
者何也蓋殺牛旣所不忍釁鍾又不可廢於此無術則
不忍者將當忍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
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未見之羊易所已見釁

釁之牛使鍾得以釁牛得以全而一念不忍之心得以
自遂此見其所以爲仁術也仁者人之本心術者仁之
巧法無仁則心亡無術則仁滯自昔君子之爲仁未嘗
不有其術焉蓋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而祭祀奉養賓客之需亦禮之不
可廢者將何以處之是以君子遠庖廚則雖用之以禮
而亦不至見死聞聲以稿吾之心蓋所以預養是心而
廣爲仁之術也吾王之以羊易牛其所處正與君子暗
合故曰是乃仁術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夫子之謂也夫以羊易牛之事我已行之牛羊何擇之

難我反求之不得吾心及聞夫子見牛未見羊之言深得吾前日以羊易牛之心而見牛觳觫之光景宛然在目於我不忍之心復戚戚然而萌動焉乃知此心之不從外得也然此心特加於一牛而恩澤未及乎百姓夫子乃得是心足以王者何也王蓋未知愛物于仁民而仁民于親親是心足以王者惟在反其本而以序推之耳故孟子答之曰有白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之重而不足以舉一羽之輕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之細而不足以見輿薪之大則王許之乎王曰不許之也孟子曰既知此則知是心之足以王矣蓋人貴而物賤人吾

同類而物則吾異類也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能其緩且難者是能舉百鈞而察秋毫也功不至於百姓而不能其切且易者是不能舉一羽而見輿薪也夫何故耶然則一羽之不舉非無力也只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非無明也只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非無恩也只爲不用恩焉既不肯用恩則其不王者乃能之而不爲也非欲爲之而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狀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至於爲長者折枝則初無難事語人曰我不

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推吾本心固有之恩加諸同類相親之人亦何難之有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夫王之不王固由於不推恩今之欲王惟在於推恩而已必也先盡孝悌以老吾之老而後推之以及人之老使人亦得以老其老焉先施慈惠以幼吾之幼而後推之以及人之幼使人亦得以幼其幼焉如是則舉天下之老無一而不被吾老老之恩舉天下之幼亦無一而不被吾幼幼之恩其恩之及於天下也特運諸掌耳何難之有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言人具此心心具此仁

舉此心而加之寡妻則寡妻以正舉此心而加之兄弟則兄弟以和舉此心而加之家邦則家邦亦隨以治矣夫自寡妻而兄弟而家邦者不外乎一心之推如此然則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獨非是心所推乎誠能推此一心之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將見蒙恩者歸化感德者屬心足以保四海之大而有之矣苟或忍心害理愆然無情當親者不親當仁者不仁則衆叛親離雖妻子可得而保乎夫自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其功業之所以巍巍卓卓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豈有他哉亦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近

以及遠自易以及難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倒行逆施不能善推者夫豈無其故哉夫物有輕重也必權之然後知其孰輕而孰重物有長短也必度之然後知其孰長而孰短不特一物爲然舉天下之物皆然未有舍權度而能知其輕重長短者也然物無權度不過一物之失耳至於心之應物其輕重長短之間苟不以本然之理爲之權度時有視至親不若路人率獸而食人肉者豈但一物之失而已哉是心之應物其當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是愛物之心重且長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請以本然之權度而度之則見愛民之心宜重而長愛物之心宜輕而短而吾平日之所處大有不得其平者矣夫愛物之心宜重且長而吾王反輕且短者豈以興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然後快於心與以是爲快而屢爲之則民之不得其死者何限耶較諸殺殷釁之牛又孰爲甚耶夫不忍一牛之死而忍萬民之命吾王以此二者對舉而度之則待民之與待物其輕重長短之不侔自了然於胸中矣尚何疑哉王曰否與兵構怨非人心之所快吾何快於是而必爲是者將以求吾所大欲也齊王愛民之心輕

四書章句
卷之五
是而必爲是者將以求吾所大欲也齊王愛民之心輕

且短而功不至於百姓者其故正在於此也孟子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歟王笑而不言焉曰爲肥其不足於口歟輕煖不足於躰歟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歟聲音不足聽於耳歟便嬖不足使令於前歟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王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也已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此四者誠大欲也然所欲旣大則其所以得之者亦大若以興兵結怨之爲而求一統無外之欲猶緣木求魚决無可得之理也王曰若是其甚歟曰殆有甚焉何則緣木求魚雖不得魚亦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

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王曰可得聞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王曰楚人勝曰知楚之能勝鄒則知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而分之可得其九焉齊國集合其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今王以齊千里之一欲服海內千里之人其強弱衆寡之不敵何以異於鄒敵楚哉必不能勝以至於敗也故曰後必有災夫所欲不可以力求也欲王天下以遂所欲盡亦反其本矣而仁政則王天下之本也今王誠能發愛民之善政施愛民之仁心澤被乎一邦聲聞乎四國使天下仕

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夫能行仁政而得民歸若是則土地自闢秦楚自朝中國可蒞四夷可撫其所欲者不求而自至也孰能禦之王曰王天下誠不外乎仁政顧予資質昏昧未能得其所以為仁政者而施行之願夫子開吾之昏以輔吾之志政如何而發仁如何而施指貫條陳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試行之孟子曰仁政莫先於保民保民莫先於制產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嘗學問知義理之士為能之若民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

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夫致民於惡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有見於此度民分地計口受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設教驅而之善則民有所資而無所累其從善也亦易矣所謂民有恒產而有恒心也今也制民之產經畫不詳分授無法使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惟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所謂民無恒產而無恒心也此可見發政施仁為王天下之本而制民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

本也王欲行乎仁政何不及其本而制民之產乎制民之產之法何如必也一夫受五畝之宅而墻下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而勿奪其農時則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恒產既足恒心以生於是謹庠序之教而申之以孝弟之義則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夫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而教化從此以興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

全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已之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敢問王之好樂何如意者亦有妨於治乎孟子曰好樂初無妨也特患好之未甚耳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於治乎正所謂與百姓同樂而可以王者也暴不能復問以達其意故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耳所好若此豈可使聞於賢者乎曰世俗之樂亦何傷特患王好之未甚耳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不必問其樂之今古也古樂此鐘鼓管籥今樂亦此鍾鼓管籥古樂可以爲樂今樂亦可以爲樂古樂

四書章句
卷之五
好之甚固足以庶幾今樂好之甚亦足以庶幾今之樂何異古之樂哉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孟子之意只在於因其機而順導之使與民同樂耳王曰所謂好樂甚而齊庶幾可得聞歟孟子欲引之與民同樂故先以常情之所樂者而發其心之明曰獨自鼓樂以爲樂與人鼓樂以爲樂二者之樂孰爲甚王曰人皆有是樂也獨樂而人不預情何以舒獨樂固不若與人之爲甚也曰與少鼓樂以爲樂與衆鼓樂以爲樂二者之樂孰爲甚王曰衆人皆有是樂也與少樂而衆不預情亦未暢與人固不若與衆之爲甚也曰王如知此則所謂好樂甚

而齊庶幾者臣請爲王言之矣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鼓樂之聲音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盖由平日獨樂其身不能推好樂之心行仁政而與民同樂也故見王之所樂者而憂心形焉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音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

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蓋由平日
切於救民能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而與民同樂也故
見王之所樂者而喜心形焉夫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
不若與衆故不與民同樂者不足謂之好樂與民同樂
者斯可謂之好樂今王好樂而能與民同之使民各得
其所焉則近者悅遠者來而可以王矣齊國不其庶幾
乎

與人樂樂且說與人鼓樂以爲樂未說到推心以行
仁政處與衆樂樂亦然乃引起字之意到下文與民
同樂方實說好樂甚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

全章

齊宣王有囿四十里民病其爲大欲托文王之囿以自
解故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或
有是說也蓋文王之囿未必有七十里縱有七十里决
不至於專之以病民故孟子不辨其有無而但答之曰
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王曰寡人
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
里民欲芻蕘者往焉民欲雉兔者往焉以七十里之囿
而與民同之如此則一國之民若是其多而囿之所出

者寡未足以供民之所需也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王之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因問禁而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一人專之而衆人避之一人以之爲樂地而衆人以之爲死所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交鄰國有道乎

全章

齊宣王問曰列國相攻無有寧日交鄰講好亦有道乎孟子對曰有國之鄰於我者有大小鄰之施於我者有順逆彼以逆施我以忿報此好和之所以不修也惟仁者寬洪惻怛知有理而不知有勢爲能以已國之大而

事鄰國之小未嘗忿其不恭而加伐古之人有行之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已惟智者明敏通達知義理之當然而又知時勢之不得不然爲能以已國之小而事鄰國之大未嘗畏其侵伐而不恭古之人有行之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是已吾王之於鄰國其大者則當以仁者之道處之其小者則當以智者之道處之二端之外無餘法矣而能盡此二者則又有其效焉蓋大事小小事大皆天理之當然也以大事小者忘其勢之在已誠心愛人而自然合理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順其勢之在人安分自守而不敢違理畏天者也樂天者包

含偏覆無不周偏自有保天下之氣象豈不足以保天下乎吾見民罔常懷懷于有德九有之大皆在所統馭矣畏天者制節謹度不敢縱逆自有保一國之規模豈不足以保其國乎吾見以禮自固孰敢侮之四境之內皆在所維持矣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正畏天者保其國之畏也王曰大哉斯言矣然寡人有疾惟在好勇若稍見侵慢則忿怒不勝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對曰好勇無傷王請無好小勇耳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不問孰是惟務已勝此血氣之所爲匹夫之小勇僅足以敵一人者也安足以言勇勇之大者據義理之

當然發吾心之震怒敢誅天下之所當誅不避衆人之所畏避出其鋒刃雖千萬人不可得而當也王請大之詩云密人違命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共之衆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仰望之心此文王之勇也夫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勇何大耶書曰天降下民立我爲之君師亦以我能助上帝以安民故以君師之位而寵異之於四方也上天立我之意如此然則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天下豈敢有自越其心志而作亂以虐民者乎以此言觀之則當時設有一人橫行作亂於天下武王必以爲己之耻而誅

之矣此武王之勇也夫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勇何大耶當今之爲暴者亦多矣斯民之被困也亦甚矣吾王誠能效文武之爲發義理之怒兵不爲貪指有罪而稱兵武不爲黷舉大義而奮武于以拯斯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將見天下之民皆曰吾王不怒吾何以蘇吾王不勇吾何以豫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何必好勇爲疾哉

自王請無好小勇以下孟子又是從他好勇處引將去不粘着交鄰國之意總註分明作兩段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全章

齊宣王謁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因誇其禮遇之盛而問曰雪宮之中泮渙優游吾爲君者之所樂也今以處夫子則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旣名爲賢者則固當有此樂也然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第宅安居之樂若不與民同樂則人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矣爲下當安爲下之分不得而非其上者固非也爲君當盡爲君之道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夫不與民同樂則民旣有非之之心能與民同樂則民豈無感之之心是故安居粒食民之樂也樂民之樂而皆爲致之則民見君有官室遊豫之樂亦欣欣然爲君之

樂矣貧窮無告民之憂也憂民之憂而勿以施之則民聞君有敵國外患之憂亦戚戚然爲君之憂矣夫樂民之樂是樂不以已而以民固爲樂以天下至於民亦樂其樂則是吾一人之所獨樂者亦衆人之所共樂也豈非樂以天下乎憂民之憂是憂不以已而以民固爲憂以天下至於民亦憂其憂則是吾一人之所獨憂者亦衆人之所共憂也豈非憂以天下乎憂樂皆以天下則民皆望風仰德而莫不尊親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所言之意盡矣又恐其不聽故復舉齊之故典以告之欲其效景公悅晏子之對而行在已之意也謂夫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以至於琅琊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之遊觀也凡先王遊觀之典與今時諸侯遊觀之所以不如古者可歷歷言之使我知所從違也晏子對曰以遊觀之行爲不苟以先王之法爲可遵善哉吾君此問也所見何其遠而所志何其大也今以先王之法言之天子十二年而過乎諸侯曰巡狩謂之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之土而察其政事之治否也諸侯六年而朝於天子曰迷職謂之迷職者自陳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於王廷也一往一來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然不惟有此法而又

天子以春秋之時巡行乎畿內之郊野春行郊野所以省民之耕察民有不足者而補之秋行郊野所以省民之斂察民有不給者而助之故夏時畿內之諺曰吾王若不遊則誰知吾之不足而吾何以休吾王若不豫則誰知吾之不給而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也豈有無事慢遊以病其民者哉此先王之法也今也諸侯之遊觀則皆無事慢遊以病其民與先王之法異矣君行則師從師行則糧食有供給之費而民饑者不得食有夫征之擾而民勞者不得息於是民皆側目聚爲讒謗之言民皆作慝深懷忿怨之心然豈惟爲民

之憂而已以其上逆天子之命下虐無事之民飲食之侈靡若流水之無窮或流或連或荒或亡亦爲其所屬諸侯之憂也流連荒亡之義何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此今時之弊也先王之法有巡狩述職有省耕省斂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也夫先王之法如彼今時之弊如此二者惟在君所行耳若有心於民而以希古爲盛德則固在吾君而他人不能與也君若無心於民而以同俗爲無傷則亦在吾君而他人不能與也晏子之言如此景公聞之而悅於是大戒於國凡利民者在

所興凡害民者在所革也出舍於郊示其不敢自安且
以便於省民耕有不足者則發倉廩以補之省民歛有
不給者則發倉廩以助之晏公悅晏子之言而行之如
此則晏子之悅景公也可知矣故景公召太師曰爾爲
我作君臣相悅之樂以達我君臣相悅之情焉今所傳
之徵招角招是其當時所作之樂也蓋角爲民徵爲事
君臣以爲民爲事而相悅故其所作亦爲民爲事之樂
也其詩之被於樂者有曰畜君何尤蓋言晏子能畜止
其君之欲也夫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愛其君者也旣
出於愛君又何尤哉

人謂皆我毀明堂

全章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
又不當居之也今當毀之乎抑且止而勿毀乎孟子答
曰夫明堂者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王欲行王政
則亦可以王而居此堂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
歟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稅其公田而不
侵其私田也仕者世祿待其子孫而不沒其功德也關
市譏而不征將以禦暴而不爲暴也澤梁無禁與民同
利而不異利也公於惡惡罪人惟止其身不及其妻子
也至於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

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以遂民生必以四者爲先而加之意焉詩云寄矣富人哀此烝獨文王所以必先此四者正以其可哀也文王之治岐也如此王者之政豈外是歟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對曰昔者公劉亦嘗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囊之中既有行糧之具於是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遂以弓矢干戈戚揚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於豳焉夫公劉之民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啓行自非公

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則民又安得有積倉餼糧之富哉王如好貨亦能如公劉與百姓同之使民皆富足焉則於王何有又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故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此王政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以避狄人之難循西水之崖至於岐山之下爰及姜女聿來共居是太王之好色也然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是太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王如好色亦能如太王與百姓同之使無怨曠焉則於王也何有

王之臣有托其妻子

全章

齊宣王不治其國孟子將誨之以勤其任故設二事以發之曰設若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及其自楚反也乃知彼之凍餒其妻子則王之臣當如何以處其友耶王曰受付托而不盡其職非可交之友也宜棄之曰設若士師不能治其所屬之士則爲君者當如何以處士師耶王曰有官守而不能盡其職非可用之臣也當已之曰然則爲一國之君居萬民之上政事廢弛人民困苦而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齊王於此宜自引罪而求其明以教我可也乃憚於自責耻於下問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焉此豈足與有爲也哉

所謂故國者

全章

孟子見齊宣王曰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有喬木不足爲國之重無喬木不足爲國之輕至於世臣則忠貞世篤休戚與同吾國以之爲柱石外國望之而起敬畏者也是國之所以爲故國者非謂其有喬木之謂也以其有世臣之謂也今王則無親臣矣蓋有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者也親臣尚無况世臣乎然則齊國亦安得爲故國乎王曰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者敢問吾何以先識其

不才而舍之使所用者皆有才之人而終身親信之耶
曰知人則哲自古爲難國君進賢當審之又審不肯遽
進有如意實不欲進而不得不進者謹之之至如此何
也正以不謹則今日雖以爲賢而尊之親之必以其不
賢而進疏遠之賢以易之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而失
尊尊親親之常禮此進賢所以不可不慎也伊欲慎之
當何如耶左右對曰賢未可信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
信也至於國人之公論皆曰賢然後察之果賢歟抑同
俗而爲衆所悅歟必真見其爲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
曰不可用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用勿聽至於國人之

公論皆曰不可用然後察之果不可歟抑特立而爲俗
所憎歟必真見其爲不可焉然後去之而勿用也正所
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則非賢者不進而所進者皆
賢安有不識其不才而誤用之者乎抑不特進退人才
當如此其謹至於用刑亦以此道左右皆曰可殺勿聽
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果過
誤可矜歟抑元惡不悛歟必真見其罪之可殺焉然後
殺之則其殺之也不出於一己之私意而出於國人之
公論故曰國人殺之也夫人不苟用而用之必當其可
所謂天命有德人君不得以私喜而加爵人不輕殺而

殺之必當其可所謂天討有罪人君不得以私怒而用刑爲民父母者必如此然後可以爲民之父母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若所用非其可用所殺非其可殺則好惡拂民之性夫惡在其爲民父母

湯放桀

全章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天生民而立之君者以其能盡仁義之道而左右乎斯民也若夫賊仁者心滅天理則謂之賊賊義者事傷彝倫則謂之殘殘賊之人天命去而人心離謂之一夫不得謂之天下君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爲巨室

全章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勝巨室之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能勝巨室之任矣任木則欲其大如此賢者幼而學夫仁義之大道及壯則欲其所學者見之於行而吾王則曰姑舍女所學之仁義而從我所謀之功利不欲其大而欲其小則何如夫任賢欲其小則是不任賢矣不任賢則是不愛國家矣今有璞玉於此僅直萬

鎡之價不敢自治必使玉人雕琢之者以已不能而玉人能之也而賢者之能治國家亦尤玉人之能治玉也治玉必付之能者治國家亦付之能者可也至於治國家則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不付之能者何乃異於命玉人雕琢玉哉是愛萬乘之國不如愛萬鎡之玉也任賢不如任匠便是愛國不如愛玉

齊人伐燕勝之

全章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然齊與燕皆萬乘之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勢均力敵未易以相勝也今也特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

於此或者其天意乎天與弗取是逆天也逆天者必有天殃今欲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觀民心之向背見天意之從違故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武王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是天命絕商故伐紂而有天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三分天下方有其二是天命尤未絕商故終身以服事殷是則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民心足矣夫欲知天命固當觀人心而欲得人心又當施仁政今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燕之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

他哉避燕水火之虐而望救於齊耳王於此時正宜發政施仁而拯之於水火之中可也若更爲暴虐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烏得有其國而君之哉

齊人伐燕取之

全章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以七十里之小國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之大國而畏人者也夫湯能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者果何道也書曰葛伯無道湯初征則自葛始而天下已信其志之在於救

民矣由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怨之者皆曰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按書此言觀之可見湯所未征之國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及湯旣至則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矣故書又有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則其望之切而悅之至也何如哉湯之征伐順民心如此此其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是以箪食壺漿以迎王師使王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顧乃殺其父兄繫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

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夫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動天下之兵而不免以千里畏人也夫倍地之初而遂行仁政則天下之兵可以不動今天下之兵旣動則仁政之行亦無及矣爲今之計當何如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燕無恙而諸侯不得以救燕爲名尤可及其兵之方動未發而止之也否則諸侯之謀遂成救燕之兵且至彼衆我寡吾如彼何哉

鄒與魯閔

全章

鄒與魯閔鄒穆公問曰吾國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赴救以死之吾欲誅之則人衆不可勝誅不誅則彼無所懲又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民之疾其上者有由然也蓋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十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君及有司暴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如此則人之反乎爾者亦如此也有司平日視民之死而不救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蓋無怨不酌無德不報君不行仁政則有司不恤其民民亦疾視其死而不救君行仁

政則有司皆愛其民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真如子弟之
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矣豈有疾視其死而不救者哉
親上死長此長上俱指有司親之死之俱在危難之
時親以心言死以身言平時非不親也但此句是應
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一句其語意有所指也

滕小國也間於

全章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皆是
欲擇一強者而事之以覲一日之安僥倖苟免之計也
故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必欲言之則有一道
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君必效死以守國而
盡其義至於民亦感其深恩爲之死守而無去理之可
爲者不過如此

齊人將築薛

全章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而勢迫於滕吾甚恐其不免
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
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今滕爲齊所逼
不得已而遷之可也然國之所依者民民之所歸者善
非得民何以遷國非爲善何以得民昔太王居邠而從
者如市而王迹於是乎肇基此豈無故而然耶君苟修
德行政以爲善則雖遷國而失其地後世子孫必有王

者矣然善者在我所當爲者也君子創業垂統惟爲所
富爲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天也豈可必
乎且以齊之強君如彼何哉惟強於爲善而已矣苟能
爲善而得民之從則可遷國以避齊之逼矣

爲善只作修德行政說上章教以效死亦兼愛民一
意此章教以遷國亦兼爲善一意爲善卽所以愛民
也得民則守可也遷亦可也不得民則守不可也遷
亦不可也故曰民者邦之本 一說遷國國存就是
爲善之實

滕小國也竭力

全章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齊楚之大國與其無
侵而亦不見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
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
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集其耆老而告之曰吾
事狄人以皮幣犬馬珠玉皆不得免則狄人之所欲者
非皮幣也非犬馬也非珠玉也乃欲吾土地也夫土地
本生物以養人若爭地以戰則殺人盈野是以其所以
養人者害人吾聞之也君子以愛民爲心不忍以其所
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而不死於
難則汝輩皆有君矣於是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

居焉邠人曰吾君恩德之在吾民者久矣乃仁人也不
可失也於是從之者如歸市焉古人迫於難而遷國以
圖存者如此或者又有曰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
者非吾身之所能專也但當致死守之國存與存國亡
與亡不可舍之而他往也夫遷國以圖存者一時之權
也守正而俟死者萬世之經也君請擇於二者之間審
已之力觀勢之便宜於權則用權宜於經則守經能用
權則民移地失而國得終存能守經則國破君亡而心
無遺恨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此外此則僥倖苟免之計
非吾所能及也

魯平公將出

全章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
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
子曰君何爲輕身之貴以先加禮於匹夫之賤無乃以
孟子爲賢乎然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
厚其母而薄其父是不知所謂禮義也不知禮義則不
得爲賢者矣君何必輕身往見之哉公曰諾樂正子入
見曰君何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
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蓋言其前
以士之禮祭父後以大夫之禮祭母前以三鼎祭父後

以五鼎祭母歟爲士爲大夫其喪禮各有限制賢者固
不得而違也曰非謂其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也乃謂
棺槨衣衾之美人人得以自盡禮制所不得而拘者而
孟子之後喪則盡其美而前喪則不盡其美也曰未可
以此之故謂其後喪踰前喪而譏其厚母薄父也蓋其
時乎喪父則貧也貧則無財不可以爲悅時乎喪母則
富也富則不以天下儉其親是皆出於理勢之當然彼
豈有心厚薄於其間哉然則謂之踰可乎旣非所謂踰
則無害於禮義而不失爲賢者矣君何爲而不往見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

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人之行或有人使之者其
止或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
非人所能使亦非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魯侯乃
時運當衰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彼臧氏之子焉能使
予不遇哉
前以士後以大夫且虛說下文三鼎五鼎乃其實也
是看重也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孟子卷之一

子不數語

執事當衰天之未裕平當天下也如漸刃之千鑿鑽對
非人而猶對亦非人而猶對也然則非之不數曾對
也如有人之皆然其所以許也以上固言天命而
皆以昏昏具以不果來也曰人之許也言入對之皆其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孟子卷之二

公孫丑上

夫子當路於齊

全章

公孫丑問曰吾夫子設若當路於齊遇知己之君操得
爲之柄則管仲晏子之功敢以之而自許乎蓋大道之
不明也久而功利之入人也深故雖以孟子之徒尚未
敢必孟子之能爲管晏而不知其卑管晏而不爲也故
答之曰齊人之所知者管仲晏子而已矣子誠齊人也
故亦唯知管仲晏子而已矣管晏之外更有學術事功
光明俊偉高出於管晏萬萬者皆所不知也或問乎曾

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子路聞過則喜聞義必行才可治千乘之國學已升聖人之堂乃吾先子之所敬畏者也豈予之所敢比乎或又問曰吾子既不**敢**比子路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乃比予於管仲夫管仲得君之獨任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四十餘年如彼其久也既專且久宜其豐功盛烈足以上擬伊周顧乃不知王道而行霸術其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乃比予於是以曾西此言觀之則管仲者曾西之所不爲也曾西與我同道曾西既不爲管仲而子何乃爲我願之乎公孫丑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

以其君顯管仲晏子之功如此猶不足爲歟曰使我當路於齊則以齊其王其易猶反手耳豈特以其君霸以其君顯而已哉曰以管晏爲不足爲弟子旣已惑矣今又言以齊王猶反手則惑滋甚焉且以文王之德之及於人者不爲不盛享壽百年而后崩則其德之施亦不爲不久然三分天下有二其德猶未洽於天下及武王克商以有天下又得周公繼之相成王以作禮樂然後仁政遍及於九州德教洋溢乎四海而王業成焉夫以文王致王之難如此今言以齊王之易若此則文王亦不足法歟曰文王之德何可當也其所以致王之難者

非其德有不足也所值時勢之難也蓋商家之有天下始於成湯之寬仁由湯而太甲太戊祖乙盤庚以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深仁厚澤浸灌民心天下之歸殷久矣久則思慕之情深愛戴之念重其心難變而之他且以武丁之賢能用人修政遂朝諸侯有天下赫然中興猶運之掌耳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在下則舊臣之家與舊民之俗其在上則風化之善與政事之美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此五人者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廣餘蔭得賢輔故紂雖不道猶未能遽失也此文王所值之時也以勢言之尺地莫非商家之有也一民莫非商家之臣也而文王則起自方百里焉所值之時既如彼所處之勢又如此是以雖有莫當之盛德而終不能集一統之大勛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勢未便則智慧無所施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時未至則鎡基無所用吾謂以齊王猶反掌者亦以今時之時勢則易然也何以見其勢之易於王彼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王有其地矣鷄鳴犬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視彼尺地一民皆商家之有而文王起自方百里者異矣乘此之勢行政而王莫之能禦也夫何難哉何以見時之

易於王言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而周自文武至合七
百餘年是王者之不作未有䟽於此時者也當紂之時
善政猶有存者而周則王者不作故諸侯分爭而干戈
賦歛無時休息是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乘此之時仁一施而民之感德者深政一行而民之
歸心者衆辟如饑者易爲之食渴者易爲之飲也其王
也又何難之有哉且孔子有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
傳命蓋其誠於此而動於彼不待疾之而自速也此有
感而彼卽應不待行之而自至也夫德行之速本不假
於時勢之易況加以當今之時齊國萬乘之勢則德行
之速也又當何如耶將見仁政一行而民之悅之猶解
倒懸也故所施之仁政不必如文王之久而深及其成
功則可以王天下不特如文王之三分有二而已蓋惟
此時時勢易而德行速故用力少而成功多矣然則吾
向所謂齊王猶反手夫豈大言無當者哉而子以管晏
之功爲我願亦豈知我者哉

夫子加齊之卿相

全章

公孫丑承上章之言又設問曰夫子設若加齊之卿相
而得以行其道焉則雖由此位而爲管爲晏爲伊爲周
以成霸王之業故亦其能事無足怪矣然任大責重如

此亦因此而動其心否乎孟子曰否吾自四十之時心已不動矣今日若加我以大任處之當無異乎平時也觀此言則知孟子道明而無所疑德立而無所懼其工夫則自知言養氣中來也丑之見未足以及此故孟子未遽告之必俟其問然後由粗淺之說而漸引之以入於精深耳丑又曰當大任而不動心極天下之至難也而夫子能之則夫子之勇過孟賁遠矣蓋孟賁之力僅能舉一物之重而夫子之心則能荷一世之重也曰心雖易動然固守其心而必其不動則亦無難以告子之未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豈足爲難乎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道蓋心無所主則事物之紛然而至率然而臨者皆得以入其中而搖之故必各隨其見之所到而固執之令此心有一定之主則利害不能爲之感死生不能爲之驚任吾身之所接而此心皆安然無所震攝矣此不動心之道也嘗聞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挫於褐寬博之賤亦不受挫於萬乘君之貴視刺萬乘君若刺褐夫而不見有可畏之諸侯也諸侯有惡聲至則必反之此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又聞孟施舍之養勇也其自言曰視不勝猶勝也若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

會則是無勇而畏三軍舍豈能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此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取必於已其氣象如曾子之反求諸已比宮黜取必於人如子夏之篤信聖人二子之所以爲勇者有不同如此夫二子之勇固未知其誰勝然比宮黜之所守在於必勝不如孟施舍之所守在人無懼之爲得其要也蓋力可得而制心不可得而奪在人者有時而難必在已者無往而不由也夫孟施舍之所主固優於比宮黜然要而言之二子之勇皆非勇之大二子之主皆非守之正何則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夫子

有言蓋謂天下之物皆無足畏惟理最可畏天下之物皆無所恃惟理最可恃苟自反而理不直則所敵者惟褐寬博之賤吾豈得不憚之乎蓋理曲而氣不伸也自反而理直則所敵者雖千萬之衆吾亦往而敵之矣盖理直而氣自壯也理直氣壯正所謂大勇也乃吾子之所當好也今以曾子之所謂大勇者而觀之則曾子之所守者理也孟施舍雖似曾子其所守比於比宮黜固爲得其要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所守尤爲得其要也此以理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公孫丑又問曰黜之不動心其道在必勝舍之不動心其道在無懼

曾子之不動心其道在反身循理此固可以見不動心之各有其道矣然夫子之四十不動心與告子之先夫子不動心其道可得聞歟孟子荅之謂夫告子之言有曰已有所言而理不達若反求其理於心則必用心爲之揆度而不安矣故不得於言則當舍置其言而勿求於心物有所感而心不安若更求其助於氣則必用心爲檢制而心愈不安矣故不得於心則當力制其心而勿求於氣此告子之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今以其言而斷之心爲本而意爲末旣爲本末之分則差有緩急之序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是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若夫言發乎外而爲心之聲心存乎內而爲言之本言之病皆心之失不得於言正當反求於心而乃勿求於心則是旣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所謂不可者固不可其所謂可者亦歸之於不可何則志統乎氣而爲氣之帥志有可否氣皆隨之而轉移也氣充於身而爲志之輔氣有盛衰志亦因之而進退也夫志爲氣帥則志固爲至極氣爲志輔則氣亦卽次之所以人固當敬持其志使之卓然清明而不至於放逸又當無暴其氣使之充然完好而不至於衰頹內外相資本末交養然後爲盡也若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可乎哉但較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則爲彼善於此耳公孫丑不得志至氣次之意故又問曰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則氣輕志重專持其志可矣又曰持其志而兼以無暴其氣者何也丑蓋不知孟子所謂次者乃卽次之之謂非後而輕之之謂也故告之曰志之所向專一固足以動氣氣之所在專一亦足以動志此可見志至而氣次也今夫步履不安詳而蹶者趨也是氣也而心亦爲之震動不寧焉此氣一動志之一端也推而至於視美色聽淫聲則此心爲之荒亡聞善言見善行則此心爲之感發科頭箕踞而怠惰之心自生手重足恭而敬慎之心愈篤如此之類何莫而非氣一動志者哉夫志一動氣則氣固不可以不持氣一動志則氣亦不可以不養矣公孫丑又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出於強制如此則見夫子之不動心異於告子矣敢問夫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孟子於此詳告之以其故也曰理不明則心有所疑我則盡知天下之言夫何疑氣不充則心有所懼我則善養吾浩然之氣夫何懼我之自然不動心而異於告子者正在此蓋我知言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冥然無覺而已是固不能無疑也我善養氣而告子曰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則悍然不顧而已亦非真能無懼也是告子之所以失卽我之所以得我之所以得卽告子之所以失也丑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凡物之有形聲者可指其形聲而名狀之如此浩然之氣則吾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欲微言其妙則恐其入於晦欲顯言其似則又恐其涉於粗本難言也聊試言之天地有正氣雜然賦與流行人得天地之氣以生故其爲氣也至大而初無限量上可以經天下可以緯地中可以育萬物視宇宙內事何者而非吾分內事乎至剛而不可屈撓晉楚遇之失其富王公遇之失其貴賁育遇之失其勇

舉天下之物何者足以膺其鋒乎惟自反而直以養是氣又無作爲以害是氣則至大至剛之本躰不虧而充塞乎天地之間矣夫如是吾見其爲氣也足以配義與道氣因道義而發憤道義得氣而贊裁利害禍福之出於道義之外者不足以沮其必爲之志矣若無此氣則躰有不充而道義將何以配哉以此觀之則其所以浩然者可見矣蓋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而至大至剛之一言足以盡浩然之躰段而塞天地卽至大至剛者之復其初而配道義則養成之功効而益足以見其爲剛且大也然是氣之養成也固足以配乎道義而其始養也

實有資乎道義殆必自一事之合於義積而至於事事之皆合於義凡平生所爲無一不可對人言無一不可與天地知則此心自謙仰焉不愧於天俯焉不忤於人雖不期其氣之浩然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是何也蓋一事而合義而他有不合於義則於心有不慊而此氣餒矣尚安能得其浩然哉且事合於義則慊於心不合於義則不慊於心則義之根於心而不在外者明矣我固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旣以義爲外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夫氣由集義而生非由義襲而取故

養氣者但當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氣之衰久之當自充也其或未充則是集義之功未至但當勿忘其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氣之長此集義養氣之節度也蓋天理有極至之地爲學有自得之時用功在我而不在氣行又可常而不可暫故氣不曰取而曰生義不曰行而曰集言集義則所以勿正勿忘勿助者皆舉之矣然學者多知忘之爲害則不知正助之害視之忘其有事者尤甚也慎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攬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者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養氣不如宋人之助苗

長者寡矣彼以氣爲無益而舍之不養者猶不耘苗者也未甚害也至於助氣之長者正如揠苗者而非徒無益於氣而又反害於氣矣蓋其乍長乍消易盈易涸其長而盈也則發於麓暴而不能自制其消而涸也則轉爲退去而不能自持助長之害何如哉知助長之害則知非義襲而取之矣知非義襲而取則知當以集義爲事矣以集義爲事而勿忘勿助此吾所謂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公孫丑又問曰何謂知言曰天下之理本無不全夫人之心或有所蔽言出於心心蔽則辭詖矣蔽者一偏之見詖者一偏之說也蔽則必陷而爲蔽之甚陷則必離而陷之深離則必窮而卒無所歸矣此四者之病自相因也詖則必淫而爲詖之甚淫則必邪而爲淫之深邪則必遁而卒不可通矣此四者之病亦隨心之失而相因以見也我則卽其言之詖若此而知其心之所蔽者有在卽其辭之淫若此而知其心之所陷者有在卽其辭之邪若此而知其心之所離者有在卽其辭之遁若此而知其心之所窮者有在抑不特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而已又知蔽陷離窮一失旣生於心必且害於其政而所施設之間大綱已壞矣大綱旣壞則其事之節目條件與之而俱壞矣雖聖人復起亦

必從吾言而爲蔽陷離窮之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發
於其政必害於其事蓋斷斷乎其不可易也此吾所以
知言者也大抵聖賢之學知與行而已知言卽盡心知
性之事養氣卽存心養氣之功知言所以開其先養氣
所以踐其實而不動心則其效也孟子此章立論乃前
聖所未發而其理則與堯舜之精一孔顏之博約大學
之格致誠正固自相通也公孫丑又問曰孔門弟子若
宰我子貢者善爲說辭若冉牛閔子顏淵者則有德行
於身而善言德行孔子則兼此二者而猶曰我於辭令
則不能也今夫子自謂知言則是有言語矣又善養氣

則是有德行矣然則夫子豈不旣聖矣乎孟子不敢以
聖自當乃驚嘆曰以我爲旣聖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
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但學聖
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如斯而已
子貢曰學而能不厭則文無不考物無不格融會貫通
而理自明於心矣乃所謂智也教而能不倦則立必俱
立成不獨成涵養薰陶而澤溥及於物矣乃所謂仁也
仁且智此夫子所以爲聖也夫孔子處聖之地而猶不
以聖自居而子乃謂我旣聖是何言也公孫丑又問曰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躰如游夏

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是以冉牛閔子顏淵則氣質
不偏義理完具俱有聖人之全軀但思而後得勉而後
中形迹尚在方躰可求未若聖人大而化之無限量之
可言耳今夫子既言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
處也曰立志欲大取法欲高數子雖賢亦姑置之而未
肯以之自處也又問曰旣不以數子自處則若伯夷伊
尹也夫子其肯處之不曰伯夷伊尹與我不同道何則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者伯夷也何
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者伊尹也若夫可以
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皆古之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然夷之清尹之任皆有
取必之意而未合時中之道若孔子之聖則道全德備
不偏於清而未嘗不清不偏於任而未嘗不任乃我之
所願學者也我旣願學孔子則我之道而伯夷伊尹與
我不同道矣道不同則亦姑置是丑又問曰伯夷伊尹
於孔子其人品亦不得而同乎曰不可得而同自生民
以來之聖人皆未有如孔子者也蓋自古聖人有行造
其極而不足以兼全乎衆理有德極其全而事功僅止
於一時其道德之全事功之盛則孔子一人而已丑又

問二子之於孔子雖不能盡同然既皆謂之聖人則豈無一二之同歟曰有同以言其德之盛則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而不假以土地甲兵之力此其根本之大者以言其心之正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所失者如此其小而可以得天下所得者又如此其大彼亦不屑爲之此其節目之大者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正以其根本節目之大者無所失也此三聖之所同也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卽宰我子貢有若之言則見孔子之聖不可及矣彼宰我子貢有若智識高明足以知聖人假使污下

而不高明必不至阿私其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言之可信也明矣宰我之言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蓋堯舜以道治天下夫子則推其道以刪述六經垂教萬世夫治在一時者一時之功道在萬世者萬世之功夫子固不賢于堯舜乎子貢之言曰禮者所以飾政禮與政自相關也故今日見其所遺之禮則可以知其當日所施之政樂者所以彰德樂與德自相通也故今日見其所遺之樂則可以知其當日所存之德我持此法而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其德政之盡善與未盡善皆有以得其實而莫之能違也因此以見夫自生

民以來上下數千載間其政之盡善者非無其人也然其人既往則政與之而俱往未有如吾夫子定禮以寓政可以垂之萬世而無弊也其德之盡善者非無其人也然其人既亡則德與之而俱亡未有如吾夫子正樂以彰德可以傳之經久而不易也有若之言曰豈惟民有民之類哉夫物則亦有然者麒麟之於走獸同一走之類鳳凰之於飛鳥同一飛之類太山之於丘垤同一山之類河海之於行潦同一水之類聖人之於民形同性同亦同一人類也但聖人能踐其形能盡其性雖同乎羣類之中而實高出乎羣類之上雖處乎羣萃之內而實特起乎羣萃之表然自生民以來之聖人語其事功未有盛於孔子者也然則孔子其出類拔萃中之尤者乎今觀三子稱孔子之言則見孔子之聖尤盛於羣聖又豈伯夷伊尹之所得而班乎

以力假仁者霸

全章

欲知王霸之異當觀其心術之微彼其心不在於仁恃土地甲兵之力而假行仁爲名以濟其事者此霸者也霸必有大國然後得人之服而成其霸也私欲無累而實德蘊之於心則自吾心而推之凡舉動無一而非仁焉此王者也王者自然得人之服而不待大湯以七

四書海說 卷之三
十里而有天下文王以百里而三分有二何嘗待大耶
夫以力假仁是霸者之心出於僞也然已以僞感則人
以僞應但見人之服其力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
行仁是王者之心一於誠也然已以誠感而人以誠應
但見人之服其德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
孔子至於流離饑餓而不去初非有勢力名位以驅之
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中心悅而誠
服之謂也

發明王字作平聲讀。仁字專言之則該義禮智不
指是愛一偏。一說以力服人一條是解上一節之

意此說尚疑

假仁如齊桓以王祭不供而伐楚盟于首止而定太
子之位又如晉文城濮之戰及踐土之盟皆是

仁則榮

全章

人情莫不好榮而惡辱而莫肯好仁而惡不仁殊不知
仁則榮不仁則辱夫不仁爲辱之所由得則惡辱者宜
去其所以得之之道而今之爲國者既惡辱而反居不
仁欲求無辱不可得也是猶惡濕而反居下欲求無濕
不可得也夫處辱而不之惡則惡如之何如惡之則莫
如去不仁而爲仁焉殆必貴德而尊有德之士士之賢

者足以正君善俗則使之居輔弼之位士之能者足以
修政立事而使之居百司之職左右旁求而野無遺逸
賢能畢集而國不空虛一旦外患少息而國家閑暇則
遂及是時而與賢者能者明其政刑凡所以遂民生復
民性而一民之不齊者皆有以整頓其紀綱而振舉其
廢墜焉如此則吾仁矣仁則邦本以固國勢自張雖大
國必畏之矣不亦榮乎在詩有云鳥之爲巢也自言其
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補葺夫巢之戶牖使
之堅固以避陰雨之患且使今有下土之民亦無得射
擊而侮予者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

乎夫人君能及時而治其國家如鳥及時而爲巢則無
隙可乘而誰敢侮之詩人之意正如此可見其知道也
觀此詩及孔子贊詩之言則吾所謂仁則榮者豈不信
哉當今之爲國者不能預收人才以實其國俟國家閑
暇則及是時而般樂以縱欲怠傲以偷安政荒而不之
問虐刑而不之恤其不仁如此則國非其國而侮之者
至矣是自求禍也何辱如之夫榮生於仁仁由己也辱
生於不仁不仁亦由己也仁不仁皆由己出則榮與辱
豈自外至可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長念合乎
天命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太甲曰己無罪而天降之

災或猶可避自爲不善而陷於禍則決不可得生詩之言卽禍自己求之謂也書之言卽禍自己求之謂也然好榮而惡辱者何不自反而仁乎

尊賢使能

全章

欲得天下之民當行王者之政王者之政用人爲先殆必尊禮其賢者器使其能者俾凡布列庶位者皆有德有才之俊傑而庸夫小子不得以廁乎其間則天下之士聞吾好賢之篤而願立於其朝矣其於市也或逐末者多則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逐末者少則但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則天下之商聞吾待商之

厚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其於關也則使關使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行旅之稅則天下之旅聞吾之柔遠有道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其於耕者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則天下之農聞吾之待農有恩皆悅而耕於其野矣至若里布與夫家之征本以罰游惰之民無常職也而今則不問其宅之毛不毛與常業之有無而一切取之民不堪命矣故於市宅之民惟賦其廛而已而勿令出此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間吾之待民有恩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夫能行此五者之政則得天下之民如此特患當今無肯行之者耳信有

人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必皆仰之若父母而願立其朝藏其市出其路耕其野爲之民矣夫鄰國之民而仰我若父母則彼爲吾子弟矣率子弟以攻父_也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天下誰能與我爲敵哉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謂之天吏則是奉行天命而凡逆天害民之國皆得而使征之將見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而可以王於天下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發明法而不屢三註載周禮一段爲詳宜考之

一說上五條只是條舉王道到末一節方說民歸之此說尚疑看來尾節只是據上五條之意中繳之以

致丁寧之意耳

人皆有不忍之心

全章

仁者人之心推者心之法孟子此章之意不過如此想其意若曰凡天地所生之人皆有不忍害人之心是心也卽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生者乃人之本心也聖人非有餘而衆人非不足也然衆人雖有是心而害之於欲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於政事之間唯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也則無所害而自然流出凡其所行者無非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得以老老幼幼而各得其所天下雖大運此心而有餘矣於

其治也夫何難哉所以爲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何以
驗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無問其人之知愚賢不
肖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心之發乃在倉卒之間而
未涉乎安排商量蓋其天機自動而不可遏非所以納
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
其不仁之聲而然也夫以不忍之心其發也一無所爲
如此然則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斷斷乎其然矣由是
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惻隱之心矣惻隱
之心無所不貫而所謂羞惡辭讓是非者皆待是心之
動而始有也故既有惻隱之心則自有羞惡辭讓是非

之心矣若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羞惡之心矣
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辭讓之心矣無是非之
心非人也人則必有是非之心矣然必先有仁義禮智
之性而後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性蘊於中而情
發於外卽其發之已然而其中之本然者可得而見矣
彼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使本無仁
義則其感於物也又安有此惻隱羞惡哉故以惻隱羞
惡爲仁義之端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
也使本無禮智則其感於物也又安有此辭讓是非哉
故以辭讓是非爲禮智之端也人之必有是四端也猶

其必有是四躰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擴而充之者
是置其身於不善之地而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而不
勉之以行仁政者是引其君於不善之地而賊其君者
也爲臣者其忍賊其君乎愛其身者其肯其心於自賊
乎不其自賊則當擴而充之矣誠使凡有四端於我者
能隨其所發之端而察識其爲何心則卽此推廣而充
其本然之量以其所敬而達之於其所不敬以其所明
而達之於其所不明吾見本心固有不假外求引之卽
起欲之卽至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如火之始然
而不可撲滅如泉之始達而無所壅遏也苟能由此方
動之機而遂充之以極其量則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
宜禮無所不敬智無所不明舉四海之大皆囿吾一心
之中自足以保之而無難矣苟其量未充則雖父母之
在家庭而不足以事之蓋天理或有所未純則孝道必
有所未盡此擴之者所以求至於充也

發明此章首兩節當作一大節看自所以謂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者以下三節總是申說人皆有不忍人
之心自人之有是四端也以下二節皆是說人當如
先王有以推其不忍之心專言不忍之心就得四端

○擴與充要有辨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

全章

此章亦勉當時諸侯之爲仁與仁則榮章同意其意謂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矢人之本心豈固不仁於函人哉然矢人惟恐其矢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惟恐其甲之不堅而至於傷人則矢人之心實不仁於函人矣巫匠亦然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則匠者之心實不仁於巫者矣然初非其本心之有異也其所爲之術有以使之而異其心也故人之擇術不可不慎也所擇惟何曰仁而已孔子曰里有仁厚之俗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知乎孔子之言如此何謂也蓋謂夫仁也者自天之所與而言則人得天地生物之心爲最先而兼統乎四德是四德雖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則居其首也豈非天之尊爵乎自其在人而言則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也豈非人之安宅乎仁爲天之尊爵人之安宅則仁道之關係於人者大矣且人莫之禦而自不爲仁是其是非之心不明而昧於擇術也豈非不智之甚乎夫人之不仁固由於不知然旣不仁則其心昏頑而益以不智矣不智則不知禮義之所在而無禮無義矣是天所與之良貴皆無一有之

於身而自置其身於卑賤之地則亦不免爲人役而已
既爲人役而猶耻爲人役猶弓人而耻爲弓猶矢人而
耻爲矢也雖耻爲之而不得不爲也然所以致此耻者
由於不仁如耻之則莫如爲仁焉爲仁則當反求諸己
而不當歸咎於人如射焉可也彼射者之於射必內志
正外躰直持弓矢審固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
者惟反求諸己以爲吾志容有不正吾躰容有不直而
已矣爲人由己而不由人何以異於是

子路人告之

全章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蓋以有過不聞則過無自而

改而身無自而修此聞過之所以可喜也禹聞善言則
拜蓋以善言有益於身心有利於國家聞之而不受則
士止於千里之外矣此善言之所以當拜也至若大舜
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焉何則聞過則喜聞善
則拜其樂善之心固皆一出於誠然尤未免見善之在
人而人已未能兩忘形迹未能盡泯也惟舜則以善者
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別而與人同其善焉如
己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己從人初不知善之在己人
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初不知善之在人義理
大同心胸開豁以天下爲一家以物我爲一躰其規模

氣象之廣大視彼喜聞過拜善言者誠爲有間矣且舜之樂取於人而爲善非特一時爲然蓋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之時凡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無不樂取而爲之也夫能取人之善而爲之於我則人因我之取善而益勸於爲善矣是人之勸由我之取也豈非我與人爲善乎能與人爲善而使天下之大皆歸於道德仁義之中豈非君子莫大之善乎蓋成己以成物者君子分內事而獨爲君子則君子之所耻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知舜之與人爲善則禹與子路之與人爲善也亦從可知矣

伯夷非其君不事

全章

夷惠之行已造聖人而未合乎大道孟子欲人法夷惠之得而戒夷惠之失故言此謂夫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抑不但非君不事而亦不肯一立其朝不但非友不友而亦不肯一與之言如或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則恐其爲彼所浼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不但惡人待之如此又推其惡惡之心而極言之吾知思與鄉人立或見其冠不正則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彼亦必以其人之未善而不之受也所以不受也者蓋其不以就爲潔而必

於就也是伯夷嚴於惡惡而不輕與人群所謂聖之清也柳下惠不羞污君而亦事之不卑小官而亦爲之其進而事污君爲小官也亦不自隱在己之賢而必以其道惟必以其道則必至於遺逸阨窮矣雖遺逸而不怨雖阨窮而不憂焉可見其和而不流有非惡人之所能染矣故其自言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之側其無禮如此爾亦安能浼我哉惟其不能我浼故常由由然與之並處而不自失焉雖其欲去之際或援而止之則亦止也其所以援而止之而止者蓋其不以去爲潔而必於去也是柳下惠寬以處衆而不輕與人絕

所謂聖之和也今以二子之行而斷之伯夷雖爲聖之清然旣專於清則必失其所當和而孤介絕物矣此其弊之隘也下惠雖爲聖之和然旣專於和則必失其所當清而玩侮一世矣此其弊之不恭也惟其隘與不恭故君子由其清而不由其隘由其和而不由其不恭也

主意伯夷非君不事一節總是言其清但其專於清而不能和處便是隘或說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一句是言其隘此說不是柳下惠一節放

此

天章公孫丑下章

天時不如地利

全章

天時地利人和此三者兵家之不可缺者也而當時用兵者則惟以天時地利爲務而不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何以見天時不如地利彼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雖云小矣或者環而攻之而不能得其勝夫環而攻之之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矣然而不勝者以城郭之據險阻而且堅固也是天時不如地利也何以見地利之不如人和彼其城非不高也地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然不得民心則民委而去之而不爲之守矣是地利不如人和也以此觀之則人和獨重矣而所以得人和者則在得道而已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惟在存心以仁制事以義而得乎道者則得人心而多助矣若彼忍心逆理而失乎道者則失人心而寡助矣寡助之至豈特國人畔之而親戚亦畔之多助之至豈特國人順之而天下亦順之此可見得人和之在於得道也惟能得道以得人和則其於用兵也何有蓋其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自我之攻彼而言則是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仁者不可爲衆也自彼之敵我而言則是率子弟以攻父母而未有能濟者也故君

子有不戰則已戰則必勝矣又何假於天時之善地利之險哉

主意天下順之順字只是悅而願歸之未便是歸多助正是人和言衆心願輔而不離叛也

孟子將朝王

全章

孟子本將朝王也王不知而使人來曰寡人當往而就見者也有以寒疾不可以風故不得就見今朝將視朝不知夫子肯一來而使寡人得見乎是托疾以召孟子也孟子之意則以爲我自往朝則非應召猶可也今既有召命而我往焉則是應彼之召矣應召非賓主之所

宜也故亦託疾以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孟子又恐王以已爲真有疾故明日出吊於東郭氏使知其非疾以警悟之公孫丑疑而問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丑蓋不知孟子者也故孟子亦不以本意告之而但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王果不知孟子之非疾而使人問疾且使又醫來治其疾孟仲子亦不知孟子所以出吊之意而權辭以對曰昔者有王命之召適吾夫子有採薪之憂而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又使數人要孟子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以實已言夫孟子出吊其意本欲齊王

之知其非疾今仲子權辭以對則孟子此意不明而無以警悟齊王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以景丑氏乃王之臣可因之以達其意也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慈子孝而相愛以恩君禮臣恭而相與以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謂我不敬王是何言也彼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以言仁義也云爾是以凡庸待其君而不以堯舜望其君則不敬莫大乎是我則必以仁義與王言而非堯舜仁義之道則不敢以陳於王前其所以望於王者不亦遠且大乎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我謂子不敬王者非心不足於王之謂也正以禮貌有欠耳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今子固將朝也聞王命之召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故謂子不敬王也景子此言蓋以人臣之常禮律孟子而不知賓師不與臣同也故孟子答之曰豈可以我不應召而遂謂我不敬歟殊不知我之所以不應召者正以王之於我不可召也何則曾子有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然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仁則躰無不具用無不周亦極天下之至富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義不屈於萬物之下而常伸於萬物之上亦極天下之至貴

也是彼非有餘而我非不足也吾何慊於彼哉斯言也夫豈不合於義而曾子肯言之耶是或別有一道也其道何在蓋通天下之所尊者有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是爵爲一達尊鄉黨莫如齒是齒爲一達尊輔世長民莫如德是德爲一達尊曾子謂仁義無嫌於富爵者蓋以德言之也夫豈無其道乎夫達尊有三而齒德二者皆在我今齊王但有爵耳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則我之不可召也明矣夫不可召而欲召之吾知王之不足與有爲矣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尊禮而不敢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其臣而謀之夫爲臣者必欲其君之敬禮如此非自尊大也蓋君必如是其尊德樂道乃可與有爲若不如是其尊德樂道則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先從受學而後任之是湯有不召之臣也故不勞而王斯大有爲矣桓公之於管仲先從受學而後任之是桓公有不召之臣也故不勞而霸斯大有爲矣今天下之君其土地之所有皆同其功德之所就亦同無一人能辟土地建功業若王霸之大有爲而高出乎等輩者無他故也以其皆好臣彼趨走承順爲已所教之人而不好臣彼抱道自重爲已所受教之人也不好臣其所受教則是無不召之臣矣此所以地

醜德齊而不能大有所爲也夫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而不敢召桓公之於管仲亦學焉而後臣之而不敢召彼伊尹與湯咸有一德是固不可召也管仲之德不滿人意者尚多然且尤不可召而況有大學規模卑管仲而不屑爲者其可召乎知我之不可召則我之聞命中止而不應其召我者豈得爲不敬乎

主意朝廷莫如爵三句是申言所以爲達尊也隨所在而致隆之說不是正義是議論辭

發明必有所不召之臣非有是君則有是臣之說也要主人君言亦不必說君不召乎臣只把必有所不召之臣還他猶言必有所尊禮之臣云其實不召乎臣便是有所不召之臣也學焉而后臣之不必泥先后字及臣字只是尊禮而且委任之耳不是先之以爲師了然後以之爲臣也臣字不是卑之之詞亦不重臣字

陳臻問曰

全章

陳臻問曰夫子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夫同一餽也受則皆受不受則皆不受而夫子有受不受焉吾恐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

受非也夫子必居一非於此矣孟子曰吾之辭受皆是而無非也何以言之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其致餽之辭以餽贐有餽贐之辭則義可受矣予何爲而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備之心其致餽之辭曰聞戒故爲兵備而餽之有聞戒之辭則義可受矣予何爲而不受若於齊則無遠行戒心之事而未有所處也無處而餽之則無其辭而有乖於義是貨之而已衆人蔽於物而見物之重斯可以貨取豈有內重外輕而得名爲君子者而可以貨取乎此吾於齊之餽所以不受也是則吾之受者以義所當受也其不受者以義所不當受也受不受皆適於義故曰皆是也

孟子之平陸

全章

孟子之平陸謂其平陸大夫距心曰子之持戟之士設有一日而三失伍者則當去之否乎答曰一日而一失伍則當誅之以警夫衆再之且不可豈容待三乎孟子曰官守之不可失職猶戰士之不可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何則職在養民者不可使所屬之民一失其養一民失其職而已今而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是子之失伍也不亦多乎夫士之失伍則當去子之失伍則自如勢

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曰民之離散皆王之失政使然非距心之所得專爲也曰子亦難以不得自專之故而辭其失職之罪譬如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地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牛羊於其人乎抑亦立而觀其死乎受君之民而爲之養之與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其責豈有異乎大夫至此乃悟曰爲君牧民而不盡其事不得自專而不致其事則距心之罪誠有不得而辭者矣他日孟子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識五人焉然自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一人耳於是

以已之所以責距心之言及距心之所以自責之言一爲王誦之其意欲以諷曉王也王亦自悟曰制命在君奉命在臣發政施仁此非距心之所得爲民之饑餓離散實皆寡人之罪也夫孟子理明辭達長於譬喻一言之間能使齊之君臣舉知其罪惜乎其志小氣輕徒怗而不繹從而不改此齊之所以止於齊也噫

孟子謂蚺鼃曰

全章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其所爲近似有理也所以近似者正爲士師司刑而又近王王之刑罰不中則可以爲已責而言之也本爲可以言而請士師

一得士師則當卽有所言也今旣數月矣豈王之刑罰
皆中而未可以言歟若可以言則言之或言之而不聽
則去之斯乃理之正也否則尸位素餐而爲士君子之
耻矣舐鼃因孟子之言諫於王而不用遂致爲臣而去
齊人曰當言而使之必言當去而使之必去是其所以
爲舐鼃者則善矣然在齊而道不行濡滯而去不決是
其所以自爲者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齊人之言告孟
子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則當盡其職若不得其
職則去不去則曠職而苟祿矣有言責者則當盡其言
若不得其言則去不去則尸位而素餐矣我無官守我
無言責也欲去未去而無所妨病可以則久而不爲尸
素然則吾之進退因非常法之所得而拘者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

孟子爲卿於齊

全章

孟子爲卿於齊出吊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
驩朝暮見往反齊滕之路而未嘗與之言及乎使事也
蓋王驩非可與言之人而孟子遠之不欲與言也公孫
丑不知而問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勢位相次非懸隔
而不得言也齊滕之路不爲近矣相接日久非忙迫而
不及言也乃自往至反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孟子於

此亦有難於顯言者故託辭以答之曰使事不治則當與之言以治之夫既自有有司以治之而得其宜矣初無可言者又何用更與之言哉此雖託辭然亦可以見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蓋有可言而固不與之言則爲已甚而非所謂不惡而無可言而猶與之言則爲屈意而非所謂嚴矣

孟子自齊

全章

孟子自齊歸葬其母於魯復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治匠事當時事正嚴急有疑而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棺木似乎大美治喪恐不必若是其過厚也曰古者棺槨無尺寸之度中古制棺始用七寸之度而棺亦稱之自天子而達於庶人皆得用之非但爲人觀視之美而已蓋必如是然後堅厚久遠而盡人子之心也夫禮制不得固不得以盡其心若貧乏無財則亦不得以盡其心既得之而又有財自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用之夫得之有財而遂用之者正爲死者無使土親其肌膚則於人子之心始快快然無所恨也故曰然後盡於人心矣向使得盡其心而不自盡則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其親也吾聞之古云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沈同以其私問曰

全章

沈同私問於孟子曰燕可伐歟孟子據理答之曰可何以見其可也夫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在子噲不得私與人以燕在子之不得私受燕於子噲譬如如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以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於子則可乎其不可也必矣彼以土地而私與私受何以異於以爵祿而私與私受者乎夫不可與而與之則子噲為有罪矣不可受而受之則子之為有罪矣此燕之所以可伐也齊人得孟子之言而伐燕或以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嘗勸之

也而謂我勸齊伐燕者亦有由也彼沈同嘗問燕可伐歟吾應之曰可彼遂然吾之言而伐也彼如復問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有道而為天吏者則可以伐之若非天吏而伐之則不免於易暴之非譬如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此殺人之人可殺歟則將應之曰可彼如復問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執法而為士師者則可以殺之若非士師而殺之則不免於擅殺之罪今燕雖為可伐之國而齊則非伐燕之人以齊伐燕是即以燕伐燕也何為勸之哉

燕人畔王曰

全章

齊人伐燕之時孟子嘗告之曰王欲取之當視燕民之
悅及其破燕之后又嘗告之曰王速出令以安燕民之
心而齊人皆不聽及燕人畔王曰吾不用孟子之言以
致此吾甚慙於孟子此其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而
陳賈鄙夫不能將順其美且教之以文飾其非曰王無
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我
豈敢望周公哉賈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使
其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二
者周公且未能兼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孟子而爲
王解其慚焉遂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孟子曰古之
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有諸曰
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歟曰不知也曰不知而使之是
爲不智也然則聖人且有過歟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弟愛兄之心勝而誠信以任之者乃天理人情之至也
然則周公之過亦天理人情之不能免者其過不亦宜
乎若愛兄之心有所未盡者則固無是過也是聖人之
過與常人不宜有過而有過者固自不同也豈可以聖
人之過藉口而強自解釋哉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
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則無所掩覆如日
月之食而人皆見之及其改也則如日月之復其明而

人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其過而不之改抑且曲爲
文說以掩覆其過此古之君子所以卒於無過而今之
君子所以陷其身於有過之地也故自愛者必以古人
自處而愛人者亦不效今之人也

孟子致爲臣而歸

全章

孟子在齊雖不食祿任事而亦居卿位及其久於齊而
道不行故致還卿位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夫子未
到吾國之時寡人有慕願一見而不可得及到吾國而
寡人得侍夫子凡我同朝之臣皆甚喜今又棄寡人而
歸不知夫子肯不終絕可使此別之后尚得再見夫子

乎孟子對曰不敢請見吾王耳然而得見王者乃吾之
願也此可見行道爲君子之本心而在道則君子之大
戒也夫孟子欲去而猶不忍卽去故他日齊王以其尚
在未去而謂時子曰我欲當齊之國中而授孟子室養
其從游弟子以萬鍾之祿使諸大夫國人皆以爲矜式
子何不爲我言之於孟子而留之使勿去也時子因托
陳子以告孟子陳子遂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旣以
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雖曰齊王之所以處
孟子者未爲不可但其意欲誘之以利而無尊之之實
孟子又難顯言以拒之故但曰時子之所言者乃若然

也然時子豈知我之當去而不可以復留也且齊王之所以處我者如此而我復留焉則是我欲富矣如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常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餽是我雖欲富亦豈肯爲此乎况我本非欲富者也昔季孫嘗譏子叔疑曰異哉子叔疑之爲人如已爲政不見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子叔疑于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彼所謂龍斷者何如也蓋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異其所無有司者治其爭訟而已而未嘗征其稅也以其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最高處而登之左顧右盼欲得此而又取彼網羅市利而盡取之人皆惡其專利而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後世緣此遂征商人是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此季孫龍斷之說也蓋所以譏子叔疑於富貴之中旣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也今我於齊旣辭其祿而又受其餽是亦不得此而又欲得彼也豈能免龍斷之譏乎

發明 註中又有難顯言者一句不粘著義不可以復留一句意故下一箇又字若是道不行而義不可留則顯言之亦何妨

孟子去齊

全章

孟子去齊宿於晝蓋亦遲遲其行而未忍遽去也有自

欲爲王留孟子之行者坐而言其所留之意蓋有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之禮夫以堂堂命世之賢大義去就之際乃欲以匹夫之身不由王命而爲之苟且牽挽以尼其行是輕賢者也故孟子不應其言且隱几而臥所以絕之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告子昔者魯繆公尊禮子思若不使人候子思之側而道達其誠意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義不苟容若非有賢者在繆公之側維持調護之則二子必去而不能安其身今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長者之行是子爲長者謀而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蓋不以子思待我長者也豈非子先絕長者乎子旣先絕長者則其失大矣我固當臥而不應以絕子也豈可謂長者而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

全章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若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來見王未嘗遲遲今不遇而去亦宜其速於去乃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因此而有所不足於孟子也高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豈欲干澤哉亦豈敢逆料王之不足爲湯武哉意

者王或可爲湯武而因之以行道濟時此予之本心也
不遇故去豈予本心哉予不得已也使王能聽吾言而
改其過則吾豈王舍哉此所以三宿而後出晝也勿謂
予三宿出晝爲濡滯也於予心猶以爲速蓋我之於王
尚庶幾望其能改之也使王果能改之則必追我而反
之夫惟其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
之歸志雖云決矣猶未忍舍王也蓋齊王有朴實之資
猶足以濟世安民而爲善也使王果有志於爲善而用
予以輔之則豈徒齊之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予之所
以不忍舍王也此所以歸志而猶庶幾王之改之也而
猶日望王之反予也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
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
哉尹士聞之曰以行道濟時爲心以愛君澤民爲念欲
去之始而不忍舍方去之際而不忍舍旣去之後而倦
倦之心猶未忘也此君子之所爲也然必君子而後識
君子士誠小丈夫也但知諫君不受則便尔悻悻然而
去矣豈知君子之心其忠厚固若此哉

孟子去齊

全章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
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以此言觀之則當無時

而不豫也而今有不豫則與前日之言戾矣曰前日言
不然尤之時乃安常處順而未有所感固自一時也今
日所遇則吾道將廢天下皆憂之時是今日又一時也
遇今日之時雖胸中豁然而素無怨尤者亦未免有不
豫也何以言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爲之輔佐是君臣際會自有定期也由周文武而來主
者不作七百有餘歲矣以五百年之數計之則過矣以
當今之時考之則亂極思治而可以有爲矣而不得一
有所爲以立吾名世之事業此所以不能無不豫也然
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于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
欲平治天下則必使我見用于時而當今之時舍我其
誰也是則道之將行也歟天也道之將廢也歟亦天也
吾惟聽命于天而與天爲徒隨吾聽遇而安意以待之
耳又何爲不豫哉此可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自
並行而不悖也

孟子去齊居休

全章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居人之位則當食人之祿
今夫子仕于齊而不受祿豈古之道乎曰非古道也吾
之所以不受齊祿者以義不當受也蓋于崇吾得見王
知其不能我用退而有去志也志不欲變故不受其祿

也一受其祿則爲彼所羈縻而不得去矣然去志不變而不速其去者何也吾見王之后繼而有師旅之命上下戒嚴不可以請勢不得不久留而處於齊矣非我志也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孟子卷之二

重刊補釘四書淺說孟子卷之三

滕文上

滕文公爲世子

全章

滕文公爲世子時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吾想其言必曰人有此生則有此性性無不仁而仁卽性也性無不義而義卽性也是性之在人本至善也獨不觀諸堯舜乎堯大聖人也而其德則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也使性有不善則堯何爲有是德乎舜大聖人也而其德則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也使性有不善則舜何爲有是德乎知堯舜

之德則知人性之善矣知人性之善則知人皆可爲堯舜矣此孟子告世子之意也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及自楚反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曰世子疑吾言乎吾言本無可疑也夫性卽道也道一而已矣同此人則同此心同此心則同此道不以古有而今無不以聖豐而愚嗇也若曰人性不皆善而堯舜不易爲則是堯舜一道衆人又一道也而天下有二道矣道豈有二乎旣無二道則不容有二說矣成覿謂齊景公曰彼聖賢固丈夫也我亦丈夫也彼

與我本無異也吾何爲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舜與我同一人耳人能有爲則皆如舜矣公明儀曰周公謂文王我師也然文王必可師周公之言豈欺我哉夫此三人之言所以如此者正以古今聖愚本同一性也然則世子復何疑惟篤信力行以師聖賢而已矣然欲師聖人惟患無奮發之志不患無勢力之資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國雖云小矣苟本之於身而達之於政以其所以治已者而治夫人則雖小國猶可以爲善國但恐立志不高自治不勇見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而不忍割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身雖污濁固

不足以爲善人而紀綱廢墜亦不足以爲善國故書曰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有志於復其性而爲聖賢者尚
知所以自勵云

滕定公薨

全章

滕文公薨世子謂其傅然友者曰昔者孟子曾於我言
於宋其性善堯舜之說猶在吾心而不忘今也不幸至
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以人子之居喪也當何如
乃爲順人之性而合聖人之道必得其言然後行事於
是然友復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當喪禮旣壞之時而
獨能以此爲問不亦善乎然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

自盡而無待於勉強者宜乎世子於此有所不能自己
而必欲問焉以盡其心也曾子有言曰生事之以禮歿
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卽曾子此言見喪禮之
不可不盡也然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
矣三年之喪齊衰之服飭粥之食上自天子而下達於
庶人貴賤通行無所隆殺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
殷古今共由而無所損益吾之所聞者大畧如此此世
子之所當行者也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
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殆不可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志

之意以爲喪祭所以必從先祖者蓋爲先祖所行之禮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喪祭當從先祖如此而子固欲不從之何也世子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劔素行不足以取信於人故今也欲行喪禮而父兄百官皆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復爲我問於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喪禮之不行也久矣今一但欲行之而父兄百官有所不足者誠其然也然彼雖不我足在我亦當自責而不可以他求也至於喪禮之當行者則當盡吾之誠心而必行之衆議紛紛可勿恤也獨不觀孔子之言乎君薨則爲嗣君者以百官聽於冢宰而自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所以哀者以在上之哀有以先之而感發其良心也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是何也君子之德在上而感人譬如風也小人之德在下而應人譬如草也於草而加之以風則必隨風而偃於小人而感之以君子之德則心隨感而應也孔子之言如此今世子在上之君子也肯自盡其哀則父兄百官莫敢不哀矣是在世子自盡而已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之自盡也於是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而百官族人皆誣世子之知禮矣及至葬四方來觀之但見世子顏色之

四書淺說 卷之三
戚哭泣之哀而吊者皆以其能盡禮而大有所悅服矣
夫以喪禮一行而近者稱嘆遠者悅服可見天理之在
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人性皆善此亦可見

滕文公問爲國

滕文公問爲國之道孟子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先
農事乃爲國之所當急而不可緩也必也爲之經畫區
處而使人得盡力於農畝可也詩云晝往取茅夜而紃
索亟升其屋而治之也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
暇爲此也可見民自以農事爲急也然則人君其可不
以此爲急乎且農事之所以當急者何也民之爲道也

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
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
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夫恒產有無所繫甚重如此
農事之所以當急也是故賢君必恭以持身儉以自奉
惟其恭也則能忠信重祿而待臣以禮惟其儉也則能
制民常產而取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
矣可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欲禮下而取民有制者當
知所以自克矣今以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言之夏
后氏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而謂之
貢法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

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而謂之助法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而謂之徹法曰貢法曰助法曰徹法制不同名義亦異然其取民之實則貢法是爲十分取其一助法若計廬會則是於十分取其一徹法則兼此二者皆十分而取其一也然謂之貢者自下而貢其上之謂其義固易曉也而徹之義何謂蓋其通力合作有通徹之義而計畝均分又有均徹之義也助之義何謂籍民之力以助耕公田之謂也然貢助二法雖皆十一之制然貢法又不如助法之善龍子息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法何以謂不善蓋其較數歲於豐歉之中以爲取民一定之數樂歲粒米狼戾雖多取之而不爲虐則拘其數而不多取之凶旱之所得者尚不足以供糞田之費宜勿取之或減其數而取之可也則必拘其數而取盈焉人君爲民之父母使民眈眈然將終歲勤動既不得以養其父母又出息稱貸以益取盈之數致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貢法之不善有如此若助法則就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又安有若是之弊哉卽龍子此言見助法

之當行也夫世祿所以待士滕固行之矣而助法獨不行何耶蓋世祿出公田有公田則有私田是世祿與助法實相表裏也既行世祿則當行助法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周人之詩也然貢法無公田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詩觀之可見助法不特行之於商雖周家盛時亦行助法也蓋以見助法之善爲當代之所宜行滕國當舉其廢而復行也誠能舉行助法則民得其養矣既有以養之則民不失其恒心而教化可興矣必也立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然是學校庠序之設其來尚矣謂之庠者取養老爲義也謂之校者取教民爲義也謂之

序者取習射爲義也三者皆卿學也學不專於一事特舉一事之義以立名耳在夏則曰校在殷則曰序在周則曰庠至於國學則三代共之而無異名也夫庠序學校之設名義固有不同要皆所以明人倫也蓋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禽獸者正以其有人倫也使在上之人能設教以明乎人倫則在下之小民皆由乎倫理之中而相親不背矣此教民之法也養以遂民生教以復民性爲國之道盡於此矣以滕國之褊小果行此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一有王者受命而起欲養民歟必來取法吾君之養民者以養其民欲教民歟必來取法吾君

四書淺說 卷之三
之教民者以教其民是爲王者師也然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苟行仁政豈特爲王者師而已哉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乎仁政亦足以受天命興王業而新子之國矣

使畢戰問井地

滕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孟子曰子之君將欲分田制祿而行仁政選擇羣臣之中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則田無定分而在下之豪強者得以兼并故井田不均而野人有失其所者矣賦無定法而在上之貪暴者得以多取故穀祿不平而君子有失其所者矣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經界始而暴君污吏則以其不便於已必慢其經界而廢之苟有以正之使此疆彼界井然不紊則豪強不得以兼并貪暴不得以多取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雖云褊小必有爲君子而仕者焉殆必有爲野人而耕者焉使無君子則誰施政令以治野人所以必有君子也使無野人則誰供賦稅以養君子所以必有野人也君子野人不可相無故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然分田制祿之法必因地而制其宜彼野外之地田可井授也則九一而行

助法使私田爲野人之受而公田則爲君子之祿國中
之地田不井授也則十一而行貢法使一夫受田百畝
而自賦十畝於公如此則君子有祿而野人賴以治矣
野人有田而君子賴以養矣夫君子世祿各有定分此
常制也而世祿常制之外自卿以下必有奉祭祀之圭
田皆有五十畝所以厚君子也一夫受田各有百畝此
常制也而有此常制之外若有弟而年十六者則爲餘
夫餘夫則受田二十五畝所以厚野人也此雖在田祿
常制之外然分田卽有此田制祿卽有此祿蓋亦分田
制祿一時事也夫分田制祿固當兼行乎貢助然貢法

終不如助法之善以助法言之民之歿徙無出鄉鄉田
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而無不親睦者
井田之法有以善民俗如此卽此一端亦可見助法之
善矣今欲行之則當詳言其形體之制必方一里爲一
井井有九百畝經畫分明界爲九區中百畝爲公田以
爲君子之祿外八百畝爲私田以爲八家之受而此八
家之民當耕耘收穫之時則同出力以養公田必於事
既畢然後敢治私事先公後私者所以別君子野人上
下之分也井田之制不過如此然此法之廢久矣其詳
不可得而聞矣吾所言者形體之規模公私之畝數以

爲經畫井田之準則而已古今異時彼此異地宜於古而不宜於今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利之者衆而病之者寡或效見于今而弊生于后如此之類吾皆不得而詳言之也若夫操權宜之術妙變通之機因其時之宜隨其勢之便有因有革有損有益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不拘先王之法以失其意不執一端之見以滯其行員融活潑如珠走盤而不出於盤焉若此者則在君與子矣非吾言之所能盡也蓋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也

發明此其大畧也此字指方里而井一節言而上文正經界與圭田餘夫之田皆包在方里而井一節內矣故註曰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也旣曰詳言而孟子乃曰此其大畧何也要說得通

有爲神農之言者

有稱述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文公之門而告之曰吾遠方之人聞君分田制祿而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君之氓於是文公遂與之以所居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而捆屨織席以供食其必以是供食者蓋以人必勞力而得者然後可食也此亦可以微見其意之所主也又有陳良之徒陳相者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

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此蓋實言也彼本學于陳良而未聞邪說其遠負耒耜
而至者亦不爲出疆而舍其耒耜耳非若許行直欲售
其並耕之說而來也但其識見不足故見許行而大悅
盡棄其學而學焉蓋邪說易以惑人而人情每厭常而
喜新也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能行仁政則
誠賢君也雖然未聞神農之道也彼賢君勞已以養民
不欲勞民以自養與民並耕而供已之食自爲饗殮而
治民之事此神農之道而賢君之所爲也今滕有倉廩
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以爲賢許行此言蓋

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也孟子辨之曰許子
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
子衣褐曰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以素布爲之
曰自織之歟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織
則害之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曰自爲
之歟曰否以粟易之曰以粟易械器者乃所以濟陶冶
而不爲厲陶冶彼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乃所以濟
農夫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自爲陶冶凡百器械
止皆取諸其家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
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曰百工之

治器械與人君之治天下事之煩簡心之勞逸固有不同者百工之事猶不可耕且爲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歟蓋治天下者大人之事而耕者小人之事也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小人自有小人之事大小自不得而相兼也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之人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以見凡一有所事也皆不得一有所兼也豈特大人不得兼爲乎小人之事哉故曰或有爲君子而勞心者焉或有爲小人而勞力者焉勞心者治人而勞力者則治於人也治於人者則食人而治人者則食於人也小人賴君子以

治君子賴小人以養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器械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此理天實爲之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嘗觀自古聖人之治天下亦未有耕且爲者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所以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天下之未平如此故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禽獸既逃匿則治水之功可施故舜又使禹任治水之責於是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洪水既平

然後中國之民可得而食也方其治水之時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蓋無一暇日也雖欲耕得乎水土既平矣舜由是使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然人皆有秉彝之道也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不知由其道而近於禽獸故堯舜聖人有憂之舜使契爲司徒教民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人之大倫也然當時舜攝政而堯爲天子故舜使契爲司徒而命契之辭則出自堯也放勳曰民之用心於人倫者則勞以安之民之所行歸向於人倫者則引而來之立心背乎人倫者則

匡而正之行事反乎人倫者則矯而直之勞來匡直者正所以輔之翼之而使自得其性矣及其既得矣則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也堯舜憂民之近於禽獸而汲汲焉以教之如此又何暇於耕乎夫堯舜憂民之切雖若有不暇於耕矣然堯之所以憂民者非事事而憂之也惟以不得舜爲已憂一得舜則凡所以憂民者一付於舜矣夫何憂舜之所以憂民者亦非事事而憂之也惟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一得禹臯堯則凡所以憂民者一付之於禹臯陶矣夫何憂幾事雖煩而惟急於先務細事不親而獨持其

大體堯舜所以憂民者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在堯舜豈肯以此爲憂哉其所憂者惟在於得人耳彼分人以財謂之小惠而已教人以善則有愛人之實而謂之忠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堯舜爲天下得人則有以廣吾力之所能而恩惠及於廣大繼吾心之所存而教化推於無窮斯則謂之仁矣夫爲天下得人者則謂之仁然則有天下者孰不願爲天下得人也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蓋才不易得人不易知也此堯舜之所以用心於得人而以不得人爲已憂也使其得之不

難則堯舜又何憂哉孔子有言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故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孔子稱堯舜之言如此夫堯舜之治天下也一則法天而德業之蕩蕩一則不以位爲樂而事功之巍巍若此者豈無所用其心哉民害未除思得人以除之民生未遂思得人以養之民性未復思得人以教之此皆其用心所在也特其心不用之於耕耳夫道莫備于堯舜也使君與民並耕乃道之所在則堯舜當先爲之矣而皆不然則許行之說何其妄哉

發明堯舜憂不得人何以見其不必耕言其所憂者

特其大者耳凡治民庶務亦不必身自爲之而况于耕乎以見其不必耕也所憂者大大字乃大綱大體之大非恩惠廣大之大也

吾聞用夏

變矣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本夷人也悅周公仲尼之道比學于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能用夏變夷而拔出于流俗乃所謂豪傑之士也斯人也師之以終其身可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歿而遂背之盡棄其學而學于攻乎異端之許行所謂變于夷者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

將歸入揖于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門人追慕其師有如此子貢反築室于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子貢追慕其師之深又如此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之禮事之強曾子與俱曾子曰不可凡人未至于極聖則德未免有不純若吾夫子之道德則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極其潔淨而無一塵之累極其純粹而無一毫之雜皜皜乎不可尚已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有若既不足以彷彿夫子而乃欲以事夫子之禮事之則有若可比夫子而夫子僅同有若矣推尊過實比擬非倫其可乎哉曾子之尊信其師而不

忍負之也又如此夫有若雖不及聖人而猶有似乎聖人曾子尚不可以事其師者事之今也許行乃南蠻馱舌之人所學非先王之道與子之師正相反也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于曾子矣我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曾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夫戎狄之人周公方且膺之子乃倍其師而從之學所謂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亦爲不善變矣

發明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此二之字指孔子道德言猶云吾夫子之道德如江漢濯出來底秋陽暴出來底極其潔白不可加也只用潔白二字盡皜皜之意明著光輝總是潔白之意蓋有點汚蔽蕪便不光明也潔白只是純乎天理顏子三月不違仁猶未得爲潔白也潔白者是借來字面承上二句說下但當實說不可謂如物之潔白也

從許子之道

陳相又曰許子之道如並耕之說雖不可從然豈無一二之義而可從者乎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二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知布帛長短同則價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價相若五穀多寡同則價相若屨大小同則價相若惟就物之長短輕重多寡大小

以定其價或精或粗或美或惡皆在所不論則物皆大同而無獨高之價市皆平一而無飾竊之人詐僞之情舉不得施而淳實之風或可再見也子之道其善又如此者此吾所以善而好學之也曰夫物有精粗美惡之不齊者乃物之情也蓋其氣化之參差人力之巧拙自然而有是也故其不齊或相倍徒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得而強同也子乃欲比而同之而使之無異價是亂天下也何則物有精粗猶屨之有大小也巨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精者粗者同價則人豈肯爲其精者哉今從許子之道不論精粗而使之同價

是使天下之人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本欲除僞適以長僞本欲無事適以多事如何能治其國家
墨者夷之

有爲墨翟之道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矣夷子不必自來蓋托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也他日夷子求見孟子則其意誠矣故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我不盡言以直之則吾儒之道不見我且直之也吾聞夷子乃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子思欲以是道移易天下之風俗豈以是道爲貴而人不貴哉旣以薄也旣歸以厚爲賤

然而夷子曰親厚則是以所定者以爲其親也。然則墨氏而不然其心必有所不安。故孟子因以詰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勿謂儒道與墨道不同也。彼儒者之道。古人有曰然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謂也。則墨道亦儒道固亦有同者。豈以墨道爲非乎。吾之所謂差等。其以止施由始之說也。夫豈以所賤事親乎。徐子曰孟子曰情。有親疎。愛有厚薄。夫夷子果以爲人之其兄之子爲若愛其隣之子乎。吾恐愛兄之子與愛隣之子必有差等也。其曰若保赤子者。乃取譬之言。謂小民無辜而犯法如赤子無知。匍匐而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故曰若保赤子也。豈愛無差等之謂乎。且人物之生也。受氣於父。成形於母。其本原一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惟其一本。故愛由親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夷子殆必有二本。親其親也。路人亦其親也。故愛無差等而不獨厚其親也。若止一本。則其愛安得無差等耶。又以一本之理言之。蓋嘗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推其哀痛之心心而達於面目也。於是歸反藁裡而

揜之此揜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之揜其親者亦必有道矣卽此可以明一本之理卽此可以斷厚葬之是使人非一本則見親不葬者胡爲有泚使葬不當厚則歸揜其親者豈爲當然惟其本之一故其葬之厚也夷子厚葬其親則其本心之明而必曰愛無差等則其所學之蔽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聞之憮然及有頃乃曰孟子已教我矣蓋其本心復萌而前日之疑盡釋矣

不見諸侯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爲伊爲周而以其君王小則爲管爲晏而以其君霸所屈者小而所伸者大如此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夫子以爲何如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虞人不至公將殺之孔子美虞人曰志士不忘在溝壑虞人可謂志士矣勇士不忘喪其元虞人可謂勇士矣夫孔子何取於虞人而美之若此取非其招不往也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爲君子者乃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何哉是則不見諸侯者義也君子知有義而已彼所謂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一有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徇不但枉尺直尋而後爲之雖枉尋直尺如吮

癰舐痔而可以得富貴之類亦將不顧而爲之矣此計利者之所必至也利其可計乎哉此君子之所以惟義是守而不肯徇利以忘義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良掌與女乘於是簡子遂謂王良良曰不可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謂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御者不失其馳而射者能舍矢如破斯謂之善射也今嬖奚不能如是必爲之詭遇而後中乃小人也我不貴與小人乘請辭夫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其守義而不肯徇利有如此况爲君子者乃欲計較得喪之多寡而枉道以見諸侯何也是則枉尺而可以直尋在君子亦不肯爲况枉尋而可以直尺乎吾子之言過矣蓋身不行道則必不能行之於人濟時之具旣失則必不能濟天下之溺往見諸侯而欲因之以成王霸之業難矣哉此古之賢士所以樂其道而忘人之勢而大有爲之君則必有所不召之臣也

公孫衍

全章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

安居而天下息任一已之喜怒係天下之安危大丈夫當如此矣孟子曰是安得爲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而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禮之言如此今二子阿時君之好以售其智謀假時君之力以鼓其氣焰乃妾婦順從之道非丈夫之事也所謂大丈夫者知有理而不知有勢恃在己而不恃在人存心以仁而居天下之廣居持身以禮而立天下之正位制事以義而行天下之大道所性旣全無往不善得志則與民共由其道不得志則獨行其道遇富貴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富貴而富貴不能淫遇貧賤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貧賤而貧賤不能移遇威武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威武而威武不能屈高明與游而超然於塵埃之外從容自得而浩然於天地之間此之謂大丈夫

古之君子仕乎

全章

周霄以孟子之難仕而欲諷之仕故先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吊以傳之言與公明儀之言觀之可見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問曰三月

無君則吊不亦太急乎曰仕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何則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祭祀之粢盛夫人蠶繅以爲祭祀之衣服此禮之言也此可見諸侯必有國家而後能供祭祀也使其失國則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而不敢以祭矣禮又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蓋士惟失位而無田則牲殺罷血衣服之類亦皆不備故不敢以祭也既不敢以祭則不得以遂其孝親之心而戚戚然不敢以自安矣亦不足吊乎失位三月則廢一祭此所以三月無君則吊也又問曰出疆必載質何也曰仕以行道者士之事耕以謀食者農夫之事士之仕

也亦猶農夫之耕也見君不可無質禮亦猶治田不可無耒耜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此士者之出疆所以必載質也曰吾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而君子或有不見諸侯而難於仕者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是心也凡爲父母者皆有之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知君臣之義不可廢而未嘗不欲仕也亦猶爲父母者之願男女有室家也然其去就之義審出處之分明雖欲仕而猶惡不由其道彼不由其道而屈已以往見者

與鑽穴隙相窺者類也其可惡爲何如哉此君子所以雖急於仕而又有難於仕也

后車數十乘

全章

彭更問曰以一介之士而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君子所享視道之所宜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而子以舜爲泰乎若不以舜之受天下爲泰則不可以士之傳食於諸侯爲泰矣曰舜代堯理天下而有其功則其受天下也宜也不可以爲泰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固非道之所宜此吾所以疑其泰而以爲不可也曰子不通工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固不容於不通工易事也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有功於詭用者皆得食於子矣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惟仁義是由上以守先王仁義之道而開其蕪蕪菽塞下以待後之學者使有所考據取則以入於仁義焉此其功之最大者也乃以爲無功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歟曰子何必問其志哉君子之志雖不求食但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平日之食人也以其志而食之

歟抑以其功而食之歟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既曰食功則有功於吾道者在所當食矣乃以士爲無事而食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宋小國也

全章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仁者無敵王不待大嘗聞行王政而遂爲政於天下者湯武是也未聞以行王政而畏人者矣以湯之事言之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

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又使老弱饋食乎耕者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時有童子以黍肉餉者葛伯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湯之心非有利乎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仇也湯始征自葛始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夷怨曰奚爲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耘者不變諫其君吊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湯之行王政而無敵於天下如此

又以武王之事言之當紂之時有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武王以其害及士女而東征之以綏厥士女其士女皆篚厥玄黃以迎武王之師且曰吾紹事我周王庶得蒙其恩澤而見休也於是皆臣附于大邑周焉夫民心未易得也今武王東征一舉商之君子則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商之小民則攜簞食壺漿以迎其小民以類相迎而臣附於周之恐后者何也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乎民者誅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卽太誓此言則見武王之征伐惟取其殘而已矣夫惟取其殘

此所以得其心而來其臣附也武王之行王政而無敵於天下又如此由此觀之宋惟不行王政云爾使其實心以行王政若成湯吊民於大旱之后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則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而有后我之怨玄黃之迎矣齊楚之大必能率其子弟以攻父母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謂戴不勝曰

全章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歟我明告子辟如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學齊語也則使齊人傳之使楚人傳之曰當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

之雖日久而求其齊也不可得引而置之齊楚獄之間
數年所與語者皆齊人而不雜以楚人日捷而求其為
楚語也亦不可得矣此可見所與者衆則所習成君子
滿朝庶幾君德之美善類孤寡難成正君之功子謂
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亦可謂有心於王而得以人
事君之體矣誠使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
則所聞者善言所見者善事王誰與為不善在於王所
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則所見所聞者莫非不善
矣王誰與為善今以一薛居州同乎群小人而居於王
所正所謂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也獨知宋王何哉

子欲子之王之善亦惟廣求博訪得如薛居州者悉薦
之於王而非薛居州者使不得以亂其間耳

不見諸侯何義

全章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之士者未為諸
侯之臣則不往見諸侯此不見諸侯之義也然雖不為
臣不見而亦不為已甚如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
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苟君求見之切則亦可以見矣可
以見而不見孔子所不為也嘗聞陽貨欲召孔子來見
已畏人以已為無禮乃索諸禮有云大夫有賜於士不
得受於其家則往筮其門於是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

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蓋當是時陽貨已
先來加禮矣孔子豈得不往見之哉此可見孔子之不
爲已甚而合乎禮義之中正也然已甚雖不可爲而污
賤尤不可爲曾子曰脅肩諛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
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此兩言觀之則
二子之所養可知必能守已安貧樂道忘勢使在上無
求見之誠則彼豈肯屈已往見而淪於污賤乎

什一去關市之征

全章

戴盈之曰行什一之法去關市之征此二者今茲未能
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舉厚歛之弊與關市之征而盡
已之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鷄者或告之曰
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鷄以待來年然後已
夫不知攘鷄之爲非義而不速已無足怪也如知攘鷄
之爲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今子旣知厚歛征税之
不可而猶曰請輕之以待乎來年則與月攘一鷄以待
來年者果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

全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請言所以不得已之故夫天下之
生久矣一治一亂蓋氣化盛人事得則治氣化衰人事

失則亂盛與衰得與失反覆相尋故天下之治亂亦反覆相因而不能常治常安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窟故書曰洚水警予所謂洚水者卽洪水也此氣化之衰而天下一亂也堯使禹治洪水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菑是水由地中行而不至於氾濫卽江淮河漢是也夫水行地中而險阻旣遠蛇龍驅放而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此禹以人事挽回氣化而天下一治也堯舜旣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使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但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是固人事之失而亦氣化之衰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至三年乃得奄國之君而誅之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虜民之國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於是天下大悅抑周公相武王不特爲民除害以得天下之悅而已想其民害掃除天下一統必有大制作以致天下之大治也書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制治之烈文顯於前武承于後所以佑啓我后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大亦無一事不致其周密也然則周公輔相之功亦大矣當時太平之盛何如哉此

氣化盛人事得而天下一治也周室東遷之後世衰道
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此氣化衰人事失而天下一亂也孔子爲世道懼而作
春秋是春秋也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而反之正叙
先後之倫秩上下之分有德者必褒有罪者必貶要皆
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
其唯春秋乎蓋奉行天道謂之天子春秋天子之事則
無非道春秋卽天也在君子則喜天之猶未亡在小人
則戚天之制其欲喜天之未亡者則謂孔子慮後世而
存王者之法也戚天之制其欲者則謂孔子以匹夫而

託南面之權也此可見春秋之作君子所喜小人所憂
也此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
亦一治也此一治純乎人事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
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
墨橫議之惑人如此彼楊氏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
身之議是無君也墨氏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於
路人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可見楊墨之道非
義理之正所謂橫議也橫議一唱而天下惑之其爲害
當何如或問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
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今楊墨爲我兼愛之道不

息則孔子義以事君仁以親親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
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人無父無君以同於禽獸是
亦率獸食人且大亂將起而人將相食也此氣化衰人
事失而天下一亂也吾爲此懼思欲閑先聖仁義之道
於是距楊墨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起於世以惑人
蓋此邪說若作於其心而心爲所蔽以陷於一偏則害
於其事旣害於其事則害於其政蓋心者事之本而政
者事之綱心有害則政事俱不免矣此理之必然者也
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今我旣有以息邪說而使之不
得作則人心庶幾皆正而政事可免其害矣非一治而

何此一治亦純乎人事者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三聖人扶天地生萬民撥世之亂而治之如此蓋
皆有以見其責之在已不可得而辭焉者詩云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今揚墨無父無君與戎狄無
異是周公所膺者也我生斯世豈可不以撥亂爲已責
坐視戎狄害民而不知膺乎故我欲正人心息邪說距
跛行放淫辭使天下後世共由乎仁義大道之中而不
淪於戎狄轉亂爲治以繼三聖之功此所以不免於多
言也然豈吾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

然耳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彼不知楊墨之害而無心於天下之治者烏足以知此抑此楊墨爲害非惟我得距之人人皆得而距之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而深斥其爲我兼愛之非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是聖人是亦聖人之徒也爲人而不爲聖人之徒而甘爲跛邪之徒亦可謂失於擇術矣夫旣以不得已於辨者自致其力尤以能言距楊墨望於吾徒者之同致其力聖賢之心何心哉

主意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此四者平說下註就正人心一句截恐非孟子語意

淫辭比邪說較詳耳

聖人救世立法之意此聖人兼孔子

匡章曰陳仲子

全章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罇食其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夫以世家之子而甘於窮苦如此豈不誠廉士哉孟子曰士皆溺於富貴而仲子獨能以窮約自守於齊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亦未得爲廉蓋廉者非不取也不苟取耳若仲子則不問其義之可否而惟以窮苦爲廉則過於廉

而反不得爲廉矣必若充其所守之操則惟蚯蚓之無
求於世而后可以爲廉矣夫蚓上食稿壤下飲黃泉無
求於人而自足仲子則未免居室食粟與蚯蚓異矣况
其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
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歟合義與否皆
未可知也若有不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矣曰是何傷
於義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是亦不義也何
以言之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
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避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鷩者已頗

頗而言曰是覬覦者乃不義之物也惡用是物爲哉他
日其母殺是鷩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而譏之曰是
覬覦之肉也於是出而哇之夫母之食兄之室本無不
義也而仲子乃以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
於妻所易之粟安得爲義於母之食於陵所居之室安
得爲義於兄之室旣不能義於母之食兄之室則亦不
義之類耳於此旣不食不居於彼亦宜不食不居也仲
子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
則居之是尚未能充其操守之類者乎若仲子之操守
必其如蚯蚓然乃爲能充其類而得爲廉也然豈真欲

其如蚓哉特以明其所守之操非人之所可爲者耳易
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窮者不通也卽所謂蚓而後可
者也抑孟子此章之意只據匡章稱述仲子之苦節而
辨其不得爲廉耳其辟兄離母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
上下者尤未暇深非之也蓋廉者有分辨不苟取耳仲
子以齊之世家無故而三日不食欲何爲耶縱不辟兄
離母而爲此亦豈聖賢之所謂廉哉使其固窮不受非
義而困於饑寒斯可矣東漢徐孺子非其力不食誰得
而非之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孟子卷之三

